

水 仙 花

四 幕 劇  
顧 仲 彝 著

光 明 書 局 印 行

水 仙 花

四 幕 劇

顧 仲 彝 著



劇中人物

歐陽瑩仙 十九歲。

陶憲南 三十八歲。

陶梅氏 其妻，三十六歲。

陶小英 其女，八歲。

郁老太太 其姑母，五十五歲。

金廣青 瑩仙表親，二十五歲。

金蘊青 其妹，二十二歲。

韋瑪麗 二十六歲。

韋覺初 三十歲。

韋老太太 其母，五十八歲。

張庭甫 四十歲。

張夫人 三十二歲。

梅哲剛 陶梅氏之兄，律師。

江美春 少女，二十歲。

阿二 僕人。

李媽 女傭。

其他僕役數人。

## 第一幕

佈景：陶家半西式的大客廳。正中一排法國式的着地長窗，可以望見外面花園裏的景緻。法國長窗前是寬闊的走廊，左首有梯通樓上，右首通外面過道。再向台前是雕刻精細的拱壁，掛着紫紅色的絲絨幔子。左壁內有一門通書房，再向前有壁爐一，爐火熊熊，滿室生春。壁爐前有絲絨沙發二，放在火爐的兩旁。正中有紅木圓桌一，四圍有紅木櫈。右壁有一雙扇門通餐廳。四圍有許多花盆架子，放着水仙花。圓桌上及壁爐架上也放着水仙花。廳內陳設華貴，絲絨地毯，壁燈掛燈，堂皇之至。

幕啓時，郁老太太在指揮僕人收拾客廳，有在生火，有在換椅套，有在端盆景，有在端桌椅，郁老太太忙着跑來跑去。歐陽瑩仙攜着陶小英上。瑩仙家庭教師打扮，文靜樸素，白衣黑裙，頭髮截短。

郁 歐陽小姐，功課完了麼？

瑩仙 剛上完，今天小英聽說她爸爸要回來，連上課都沒心思。

郁 這孩子心頂野，不過她爸爸也實在真喜歡她。（向小英）你快去叫張媽替你換身衣服。

小英 我不高興換，我要在這里等爸爸回來。

郁 去換罷，回頭你爸爸看了那種骯髒樣子，又要罵你了。

瑩仙 小英最聽我的話，叫張媽去替你換一件乾淨衣服罷。

（小英下。）

瑩仙 郁老太太，我來幫你收拾好不好？

郁 那怎麼敢當呢？你教書也教得累了，歇一會兒罷。

瑩仙 沒什麼。我來幫你放花罷。

郁 不錯，你自己栽的幾盆水仙都已經開花了。阿二，你把外面幾盆水仙花都端進來，

讓歐陽小姐自己來安放。歐陽小姐，你是不是最愛水仙花？

（阿二下去端花盆，一會兒又上，把花交給瑩仙，與其他僕人同下。）

瑩仙 是的，我最愛水仙花，因為他最乾淨，最素淡，最清香。

郁 就像你自己，歐陽小姐。

瑩仙 我那兒比得上水仙花呢，我是個命苦的孤兒。

郁 小姐學問又好，人品又好，誰看見了都會愛你，將來一定嫁個好姑爺。

瑩仙 郁老太太又要跟我開玩笑了。郁老太太，你看這些花擺得怎麼樣？

郁 好看極了，香極了，我的姪少爺看見了一定非常喜歡。喔，你還沒有看見過我的姪少爺吧？

瑩仙 沒有。我到這兒來祇有兩個月。

郁 他近來不大在家，常在外面跑來跑去，他是老二，老大死了有兩年了。

瑩仙 這位公公是誰？（指牆上的照相。）

郁 他就是老太爺，我的哥哥。他從小到南洋去做生意。四十歲發了洋財，六十歲回到中國，就蓋了這座大洋房大花園，那是十五年前的事。

瑩仙 原來陶老太爺也是勤儉起家的。

郁 是呀，我的姪少爺有兩位，不過兄弟不大和睦，大少爺性情非常怪癖，待兄弟也非常苛刻，三年前大少爺夫婦都過世了，也沒留下一子半女。

瑩仙 二少爺今年多大歲數了？

郁 好像有三十七八歲了。

瑩仙 他祇有一位女兒麼？

郁 他的正配只生了一個女兒。

瑩仙 那末他的太太呢？

郁 他的太太……

瑩仙 外面有人，說不定是二少爺回來了。

郁 是時候了，他信上不是說大概四五點鐘到家嗎？

瑩仙 那末讓我上樓去了。（走上樓梯，下。）

（阿二上。）

阿二 姑老太太，有兩位姓金的要找歐陽小姐。

郁 找歐陽小姐？什麼樣的人呀？

阿二 都像讀書人，一男一女，他們說是歐陽小姐的親戚。

郁 親戚？她來的時候說她父母早死了。什麼親戚都沒有；怎麼忽然來了兩個親戚？不

要弄錯了人罷。你問清楚了沒有？

阿二 問清楚的。他們說是遠房的親戚。

郁 遠房的親戚？我來叫她下來問問看。（走到樓梯口，向上喊）歐陽小姐，有人來看

你呀。

瑩仙 （在樓上）有人看我？（下樓梯，上）是誰呀？

郁 說是有兩位姓金的要看看你，

瑩仙 姓金的？我想不起是誰呀？

郁 他們說是你遠房的親戚？

瑩仙 遠房的親戚？阿二，你請他們進來吧。（阿二下，一會兒領着金廣青金蘊青上。）

金廣青是二十五歲的青年，血色甚旺面目清秀，但有一種不自然的嚴肅，他穿着教士

黑色衣服。金蘊青是二十二歲的少女，面目秀麗如其兄，不修邊幅，頭髮蓬鬆，攜帶書籍一包，和善可親。）

阿二 這邊請坐。

廣青 （嚴肅的鞠躬）這位是不是歐陽小姐？

瑩仙 我就是歐陽瑩仙，請問先生！

廣青 （拿出錢來看）喔，我們走了三點半鐘才找到這個地方。

蘊青 我們繞來繞去，不知道走了多少路，走得累死了。

瑩仙 請問金先生——

廣青 我叫金廣青，她是我妹妹蘊青，歐陽小姐一定不會認識我們，我們最近才知道有

一位歐陽小姐是我們的親戚。妹妹，你過來見過了。

瑩仙 噢，請坐，（介紹）這位是郁老太太。

廣青 郁老太太。

郁 金先生金小姐請坐，我少陪了。（下。）

（大家坐下。）

廣青 歐陽小姐，你還記得有一位令叔麼？

瑩仙 我不記得了，因為我父母過世得早，又寄居在姑母家裏，他們不告訴我，我什麼

都不知道。



廣青 唔，唔，你令叔名叫歐陽萍，在你兩歲的時候就離開中國到南洋去，因為你叔叔跟你令尊鬧了一點意見，所以他們就此斷絕來往，你令尊恐怕也沒有跟你說過吧。

瑩仙 沒有，因為我爸爸死的時候我只有四歲。

廣青 當然，當然，你令叔在新加坡做生意很順手，不到幾年功夫就有了兩三千畝的樹膠園。於是他就娶了親，他的太太就是我的姨母。

瑩仙 這樣說起來，你們還是我的姨表親呢！（興奮起立）謝謝天，我現在有了親戚了，金先生，我應該叫你一聲表哥。

廣青 （起立）我也應該稱你一聲表妹。

瑩仙 金小姐，我應該叫你一聲表——

蘊青 我今年二十二歲，你一定比我小。

瑩仙 那末我應該叫你表姐（走過來，拉住蘊青的手）我的表姐——（感傷而泣）請你原諒我，我實在太高興了，我從四歲到了姑母家裏，十歲進了孤兒院，從來沒有見過一位親人。現在我有了一位表哥，一位表姐，天呀，我是多快樂呀！（但又感傷而泣。）

廣青 我們從南洋回到故鄉還不到兩年，最近才知道有您這樣一位表親。

瑩仙 你們兩位怎麼知道的？

廣青 是你令叔最近寫信來，特意委託我們打聽表妹的下落。（拿出信來遞給她）我們

到你姑母家裏，也到過平山孤兒院，從孤兒院才知道你在這裏。

蘊青 孤兒院的院長張先生說起你姑母怎樣虐待你，我們氣得什麼似的，我們一定要告訴姨父，控告你的姑母虐待孤女。

瑩仙 這種事已經過去了，不必再提了。

蘊青 你在孤兒院一定够苦的了。我們參觀了一下，那種設備太簡陋了。泥地的屋子，又黑又潮，你在那里的生活真不知道是怎麼過的？

廣青 一個人應該吃苦，我相信歐陽小姐一定不以爲苦。

瑩仙 對了，我過慣了也不覺得苦，並且精神上比在姑母家裏痛快得多了。

廣青 對不起得很，我還沒有正式介紹我自己，我父親是新加坡的牧師。我在那邊中學畢了業，就由那邊的教會派我到倫敦神學裏去讀書，畢業之後，回到新加坡，前年父親去世，就由山長老會派我到中國家鄉來傳道，我媽和妹妹跟着我回到中國。

蘊青 我哥哥是個熱心的傳道師，他立志要做中國的耶穌。

廣青 妹妹，上帝的事不能隨便開玩笑。

瑩仙 表姐還在唸書嗎？

蘊青 我師範畢業，過了年預備上北平進女子師範大學。

瑩仙 能够繼續讀書，真是好極了。

蘊青 不過要哥哥拿清苦的牧師薪水來供給我讀書，心裏非常不安。

（郁老太太忽上。）

郁 歐陽小姐，二少爺回來了，請兩位到後面小客廳里坐吧。

（郁老太太下。）

廣青（看錶）時候也不早了，我們還要趕回到城里去，改天再來看你罷。（摸出一張卡片）這是我的通信地址。

**瑩仙** 由那邊的教堂轉交，收得到麼？

蘊青 收得到。

瑩仙 我過幾天來拜望姨媽，請你們先替我問問姨媽好。

蘊青 你既然祇有我們一家親戚，我盼望你上我們這兒來過年罷，大家熱鬧熱鬧。

瑩仙 好的，我一定想法子來。

廣青 這兒的情形好麼？我可以回信給姨媽。

瑩仙 這兒一切都好，替我候候他老人家罷。

蘊青 這兒的工作太苦吧，冷清清的沒有親戚朋友怪難受的，你辭了館上我們家里去住吧。

瑩仙 我很喜歡這個工作，我不能過沒有工作的生活。

廣青 這話很對，工作就是精神的寄託。

蘊青 哥哥中了宗教的毒，說起話來總是精神靈魂工作一大套，聽了就討厭。

廣青（看錶）現在已經四點三刻我們還得趕火車。改天再來看你。表妹，再見！

瑩仙 謝謝你們兩位，今天是我出世以來第一天這樣高興。我一直好像是在陰暗的天氣里過活。今天忽然看到了陽光，難道今天是我一生的轉機麼？可惜這不是我的家，不然我一定要留兩位住幾天，暢快的談幾天？

蘊青 所以我要你住到我那兒去呀，你馬上跟我們去吧。

瑩仙 不，不，我改天來罷，我就是要走，也得預先安排安排，告一個假。

蘊青 真麻煩，好，哥哥，那麼我們走罷。

瑩仙 我來送你們去。

（廣青蘊青瑩仙由右首走廊下。台上靜了一會。樓上忽發出怪笑聲。接着外面人聲喧鬧，不一會韋覺初和張庭甫扶着陶憲南上。陶憲南傷了足踝，繃着眉，呼着痛上，後隨韋瑪麗，和張夫人，郁老太太緊跟着上。）

郁 二少爺，坐在這張大沙發上罷。怎麼啦，要緊不要緊？

庭甫 這就叫自討苦吃，好好的汽車不坐，一定要騎馬，也許你今天喜事沖沖，把你沖了下來。噯，郁老太太，你二少爺明天要訂婚了。

郁 真的麼？我真高興極了。二少爺，是誰呀？

庭甫 就是這位大名鼎鼎的韋小姐。

郁 原來就是韋小姐。好極了，恭喜韋小姐。

覺初 老朱這匹馬本來不好騎，地上又濕又滑，難怪不摔了下來，幸而憲南騎馬本領好，不然至少摔個半死。

瑪麗 坐汽車都累死人，何況是騎馬，並且天又冷，要是我，凍都要凍得摔下來了。

（衆僕役上倒茶放煙，忙亂一陣子。）

郁 二少爺，痛不痛，要不要找個醫生來看看。

南憲 謝謝姑媽，不用，就是足踝骨上有一點痛。

郁 喔，不錯，歐陽小姐懂得看護，請他來替你看一看，好不好？

憲南 歐陽小姐？是不是就是姑媽信上常常提起教小英書的歐陽小姐麼？

郁 對了，對了，就是她。

憲南 噢，那怎麼可以麻煩她。

郁 她是頂好的，我去找她來。

覺初 憲南你這所房子真不壞，造得又結實，又精緻，又精緻，不知道化你老太爺多少心思？

瑪麗 屋子是相當精緻，但是大得有點土頭土腦的，不够摩登。

庭甫 瑪麗小姐，你要知道這是憲南的老太爺造的，那兒能及得到你們的心思摩登呢？

憲南 喔痛呀！

（郁老太太拉着望仙上。）

郁 歐陽小姐，這位就是二少爺。憲南，這位就是歐陽小姐。

憲南 歐陽小姐，對不起，我不能站起來。

郁 歐陽小姐，這兒鄉下，一時間又找不到外科醫生，就請歐陽小姐替他看一看。

憲南 真對不起，拿這種事來麻煩歐陽小姐。歐陽小姐學過看護麼？

瑩仙 略爲學過，陶先生，請你把脚放平了。讓我替你看一看。

憲南 好。（郁太太拿了兩張凳子，一張放脚，一張給瑩仙坐。）

瑩仙（摸了一下）不要緊，傷了筋，我替你包紮一下，休息兩天就好了，我替你去拿

紗布藥水去。（下。）

郁 歐陽小姐，真能幹，什麼事都懂得。

憲南 庭甫，你們不是要看我的新花園麼？再過一點鐘天色就要暗了，姑媽，你替我陪他們去玩一玩。對不起，今天我恐怕不能走路了。

郁 好的，我來陪你們去。

憲南 這屋子里好香呀，呀，這許多水仙花的盆景，真好看極了。

郁 二少爺，這些都是歐陽小姐親手栽的。她最愛水仙花，花棚里還有很多呢。

覺初 聽說你新花園的佈置是做法國式的，是不是？

憲南 你去看了就知道了。

庭甫 好，我們趁早去罷。

郝 請，請，我帶路。

瑪麗 我累得很，不想走路了。花園總不過那麼會子事，有什麼好看的。

張氏 瑪麗小姐總是那末懶，將來做了這屋子的女主人，看你管事不管事？（拉她。）

瑪麗 （立起）我要打你的油嘴。（退下。）

（衆由右首走廊下。歐陽瑩仙拿着紗布和藥水上，一手拉着小英。）

小英 （衝過去）爸爸，爸爸！

憲南 小英，我的寶貝，兩個月不見，又長加了一點了。歐陽小姐真對不起，要你親

自動手。

瑩仙 那沒有什麼。不過我包紮得不好。

，（她坐下工作。）

憲南 小英，你過來，歐陽先生教你什麼？

小英 歐陽先生待我頂好的。她教我國語，算學，常識，還教我圖畫，作文，寫字。

憲南 你的成績去拿來我看看。

小英 噢。（她一溜煙下去，又回來，挾了一大捲東西）這是我的作文。

憲南 唔，那紅筆是歐陽先生替你改的。（小英點頭）改得很好，很仔細。這是誰畫

的？

小英 這是歐陽先生畫來給我臨的。

憲南 唔，看不出倒是一位藝術家。

瑩仙 小英，你怎麼把我的畫也拿出來給你爸爸看。

憲南 對不起，本來沒得到你的允許是不應該看的。

瑩仙 那倒沒有什麼，本來陶先生出錢雇我來教書，當然有權查一查那教書的人合格不合格。好，我已經替你包紮好了，不要去動牠，大概到明天早上就可以復原了。（起立。）

憲南 謝謝你，你對於權利義務好像分得很清楚，那末你替我裏傷是不是在你應盡的義務之內呢？

瑩仙 這個……這個是偶然的額外效勞罷了。好，再見，小英你來麼？

憲南 額外的效勞，我倒要請你解釋一下。

瑩仙 人與人應該互助的。只要在不妨害我應做工作的範圍之內，我當然是願意幫助人家的。

憲南 看你小小年紀，說話倒非常老到。我覺得你不是一個平常的家庭教師，請你坐下來，隨便跟我談談，好不好？

瑩仙 只要陶先生要，那當然可以。（坐在正中圓桌的右邊櫈上。）

憲南 你喜歡圖畫麼？

瑩仙 我很喜歡。



憲南 你畫得很多麼？

瑩仙 從前在孤兒院畫得很多。

憲南 你從前在孤兒院？

瑩仙 (略窘)是。

憲南 住了幾年？

瑩仙 九年。

憲南 九年？

瑩仙 八年讀書，一年教書。

憲南 唔。你有家麼？

瑩仙 沒有。

憲南 父母呢？

瑩仙 我生下來母親就死了，四歲上父親也去世了。

憲南 你有親戚麼？

瑩仙 可以說沒有。

憲南 怎麼可以說沒有？

瑩仙 我有一個姑母，她不喜歡我，討厭我，我十歲的時候，她就送我到孤兒院。

憲南 除了姑母就沒有別的親戚了？

瑩仙 (高興一點) 今天才發現兩位表親，還有一位遠在南洋的叔叔。

憲南 剛才你送出去的兩位是誰？

瑩仙 就是我的表哥和表姐，今天才第一次見面。

憲南 那男的長得很英俊，我還以為是你的朋友哩。

瑩仙 我沒有朋友。

憲南 你在學校里難道沒有朋友嗎？

瑩仙 在學校里我祇有一個知己朋友。她也是個可憐的孤女，成天到晚的看書，學問很好，年紀雖小，但說起話來，好像是個四五十歲的哲學家，可惜他去年肺病死了。

憲南 學校里的先生同事不都是你的朋友麼？

瑩仙 他們都勢利得很，誰願意跟一個窮女孩子打交道。

憲南 現在你不是有了一個朋友了麼？

瑩仙 誰？

憲南 我呀。

瑩仙 那怎麼敢當呢。陶先生在社會上有錢有勢，見識廣，朋友多，怎麼會跟一個窮女孩子做朋友呢。

憲南 那你錯了，你不要以為社會上的忙人，有錢有勢的人，一定有很多的朋友……只怕人愈有錢愈有勢，知己的朋友也愈少。

瑩仙 陶先生好像傷心人別有懷抱。

憲南 (嘆氣) 唉！

瑩仙 對不起，恕我年青說話不知道輕重。

憲南 沒關係。歐陽小姐你還是個天真的女孩子，你還不知道世途的艱險，習俗禮教的可怕。

瑩仙 那倒恐怕也不盡然。我的遭遇也是够苦的了。(淒然淚下。)

憲南 對不起，你提起了我的心事，而我又提起了你的心事。我們還是談畫罷。

瑩仙 我無聊的時候，就拿畫畫來消遣，我有幾張水彩畫，我去拿來給你看。(欲走又止) 喔，陶先生不見得喜歡看吧。

憲南 我非常喜歡看畫，你去拿來，馬上去拿。(歐陽下，取一疊畫板上，憲南接在手上看，贊賞) 好，好，倒看不出你小小年紀，已經是個藝術家呢。這些題材都是你自己想出來的麼？

瑩仙 是的。

憲南 看不出你小小的腦袋裏會想出那樣多的意思。你畫畫的時候快樂麼？

瑩仙 最快樂的時候是畫畫。我把心思全集中在畫上，什麼痛苦的事都丟在腦後了。

憲南 倒是一個十足的悲觀主義者，但也是一個夢想家，成天在夢想的畫景里過着你美滿的光陰。

瑩仙 陶先生，你一定也是一個畫家，藝術家，不然你決說不出我心裏的話。

憲南 你心裏的話？

瑩仙 （窘不答。）

憲南 （解窘）要不是我哥哥一定要我經商，說不定我還在外國研究畫畫呢。（看到一

張瞎子和一美女在茅舍前一張圖）啊！這一張畫怪極了，你怎麼會有這種古怪的思  
想呀？一個美麗的姑娘陪伴着一個瞎了眼的鄉下人，但是他們好像很快活似的。

瑩仙 這也是偶然間想到罷了。

憲南 我喜歡極了，你送給我，好不好？

瑩仙 陶先生要，你拿去就是了。（外面脚步聲，談笑聲，客人從園里回來了。章瑪麗  
走在前面，後面張夫人，覺初和庭甫。）

瑪麗 喔，我快要凍僵了。（走到火爐邊坐下。）

庭甫 憲南，花園造得不壞，中西合璧，盡善盡美。只可惜你單身一個人住在這裏，未  
免太寂寞吧。我勸你趕快跟章小姐結婚。

覺初 書廳前面的草地，我頂喜歡，夏天晚上看個跳舞會，那簡直是太好了。

庭甫 覺初只知道跳舞。不論說到什麼總脫不了跳舞，照我看，那個小巧玲瓏的花廳，  
要是生個暖旺旺的火在里面，打八圈牌是頂舒服的。

憲南 你們要打牌，里面的書房也很好，回頭你們可以去看看。

瑪麗 我說要跳舞於其在草地上還不如在花廳上好，冬天開個小小的室內跳舞會，倒是頂別緻的。

庭甫 又是一位跳舞的信徒。

張氏 庭甫，你頗喜歡反對跳舞。有錢人家的公子小姐，不跳舞打牌，你希望他們幹什麼？你希望去做夥計站店堂，還是像你偷偷摸摸找女人？……

庭甫 太太，你替我留點面子，好不好？

憲南 你們都是最幸福的人，生在富貴的家庭里，靠着父母的一點家產，除了享受之外，又沒有什麼煩心的事情，這是社會制度造成你們這班懶惰又幸福的寄生蟲。

覺初 你們？你難道不算在內麼？講到有錢，恐怕誰都比不上老兄。

庭甫 要講幸福只怕也要推憲南老兄。

張氏 就因為他沒有像我這樣管你的太太！

庭甫 請太太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的看法，一個人的幸福是跟他的財產成正比例的。

憲南兄的家產是南洋有名的，我就沒有投上像他老太爺那樣的好父親。

憲南 我的父兄遺留給我的果然很大的家私，但也遺留給我一份痛苦的精神遺產。

瑪麗 什麼？精神的遺產，這是什麼意思？

憲南 大概有錢的父親都會留下一點精神的遺產給子孫，那要看有沒有頭腦的子孫，去辨別這遺產是痛苦還是幸福。

覺初 精神的遺產？我聽都沒有聽見過這樣古怪的新名詞？那麼你看我父親遺留給我的  
怎麼樣的精神遺產？

憲南（微笑）你父親給你的精神遺產，就是簡單的頭腦和懶惰的習慣，造成你這上等的無用人。

覺初 那末你呢？

憲南 給我的麼？（咬牙）是舊社會制度的遺毒，一種無法挽救的精神痛苦！

衆（驚）什麼？

憲南（很難過托着頭）請原諒我現在還不能講給你們聽。將來等我擺脫了這痛苦，我才能痛痛快快告訴你們聽。

庭甫 像憲南兄這樣的生活還發牢騷，那末請問那一個人的生活是值得羨慕的呢？

憲南 醉生夢死的人本來說不上幸福不幸福。在我們中間（他向各人看了一眼）我看祇有一一個人的生活最值我們羨慕。你們猜是誰？

庭甫 一定是韋小姐？（憲南不答。）

覺初 一定是我。（憲南微笑不答）

衆 是誰？

憲南 這個人從小就沒有父母，從小在孤兒院長大，憑着自己的力量在社會上獨立生存，不依靠父母，不依靠親戚，不依靠社會的任何勢力，憑着自己的能力，才能，勤

勞，在社會上奮鬥獨立，他剛到社會上來做事，但我相信他的前程是無可限量的，這個人我最羨慕。

衆 是誰？

憲南 就是她，（指歐陽瑩仙，瑩仙羞得要哭出來）對不起，我不應該那麼興奮的說，

害你不好意思。（阿二上）

阿二 老爺，晚飯已經開好了。

憲南 那末請諸位進去用飯罷。姑媽，歐陽小姐，就勞兩位替我陪陪客，我今天不能走，只好在這兒吃飯了。吃過飯我請姑媽陪你們在書房里打牌。庭甫兄，明天我的腳好了，我一定陪你上山玩去。

庭甫 明天不是要舉行訂婚典禮麼？

憲南 那愈簡單愈好，明天中午大家喝杯酒，點副香燭就成了。明天下午我陪你上山去。

瑪麗 陶先生我陪你在這兒吃飯罷。

庭甫 你們聽，瑪麗已經拿太太的姿態出現了，我們的媒人也用不着了。

瑪麗 你這張嘴可真壞！我要打你。

庭甫 你打壞了媒人，好事是不成的啊。

憲南 韋小姐，還是一塊兒進飯廳吃罷，我不用人陪。諸位請罷。（衆人下。向阿二）

你叫廚子弄幾樣菜，送到這兒來，我在這兒吃。（僕人下。）

（廚子端菜上，添飯，憲南正在吃飯，李媽上，李媽是個四十多歲的老誠婦人，一直在三樓上看守着陶梅氏。）

憲南 你來幹什麼？

李媽 老爺……

憲南 （向廚子）我不要添飯了，你到廚房里去罷。（廚子下。）李媽，你下來幹什麼？

李媽 老爺，你的太太……

憲南 噓，別讓人聽見了。怎麼樣？

李媽 她從前是頂安靜的，近來她有點變了！

憲南 怎麼樣？

李媽 從前她老是坐着不聲不響，給她吃，她就吃，叫她睡，她就睡。近來她忽然動起手來了，一不如意她就打人。她又不講理，跟他說又說不明白。老爺，我受不了，你找個別人來看守罷。

憲南 李媽，我知道你這個差使苦，但是我心里明白，所以你的工錢特別大，就是有時你想喝酒，我也叫廚房給你。

李媽 這個我知道，不過……

憲南 我知道你辛苦，我知道你爲難，但是——



李媽 倒不是辛苦不辛苦，我看她近來真有點瘋了，她說不定有一天要殺死我。

憲南 不要怕！我知道你的氣力比她大。只要等我離婚手續辦妥了，你就可以不用做這種看守她的麻煩事情了。

李媽 老爺，聽你說辦離婚有好幾年了，難道還沒有辦妥麼？

憲南 唉！你不知道，我這位太太的娘家是南洋數一數二的有名望有勢力的人家，我在南洋辦離婚辦了一年多，絲毫沒有辦法，因為法官都跟他們熟。所以我才把他帶到中國來，那裏知道他的哥哥就在中國做律師，是個司法部長都怕他三分的律師，我請了許多律師，沒有一個敢出頭，真把我氣壞了。

李媽 老爺，我想問一句放肆的話。

憲南 你說就是了。

李媽 難道老爺定親的時候不知道她是個天生的馱子麼？你看他連話都說不清楚，老爺怎麼會要的呢？

憲南 這件事說起來就痛心，別提了罷。總之，我那時候太天真，上了我哥哥和父親的當，我恨死他們兩個。他們看我是個書獃子，硬叫我上圈套。這些話不用再提了，這里二十塊錢算是我另外賞你的，你下去罷。

（韋瑪麗匆匆上）

李媽 （接錢，看見瑪麗上）謝謝老爺。（上樓去。）

瑪麗 我吃了幾個菜，就偷偷的溜到這兒來陪你。

憲南 謝謝你的好意，不過你還沒有吃飽呀！這怎麼可以？

瑪麗 那不要緊，我吃飯的時候最喜歡跟人家談天，所以我一頓飯有時要吃上兩點多鐘呢。

憲南 這是貴族小姐吃飯，當然不同呀。

瑪麗 你不很贊成吧？

憲南 那兒的話，我不過這麼說說罷了。（兩人無言相對半晌）你喜歡我這個地方麼？

瑪麗 房子很好，就是太偏僻了，你老住在這裏麼？

憲南 唔。

瑪麗 你不覺得冷靜麼？

憲南 不。我知道你喜歡熱鬧，跳舞，玩耍。

瑪麗 你不喜歡吧。

憲南 不一定，有時也喜歡。

（憲南飯已吃完，兩人相對坐着，無話可說。憲南剛要說話，瑪麗也要說話，於是兩人都停住不說。）

憲南 你請先說。

憲南 我沒有什麼話要說，我說明天去爬山，你去不去？

瑪麗 這麼冷的天去爬山，我不去。我情願在家里打牌。

憲南 唔。（微微搖頭。）

瑪麗 你不贊成麼？

憲南 我沒有說不贊成，不過各人的喜歡不同罷了。我情願到山上去玩賞風景，不

關在家里打這無聊的牌。

瑪麗 你不喜歡打牌？

憲南 不大喜歡。（無話可說，窘住。）

瑪麗 （半晌）陶先生，我有句話想問你，你不會見怪麼？

憲南 什麼話？決不會見怪。

瑪麗 （羞澀的）張先生替我和你做媒，不曉得你到底願意不願意？

憲南 （吃了一驚）這還用問麼？明天我們正式訂婚，張先生的介紹還會錯麼？况且韋

小姐又年青又漂亮，像我這樣快到四十歲的中年人，生性又粗獷，只怕配不上吧？

瑪麗 陶先生太客氣了，陶先生有錢有家產，誰不願意嫁給你。

憲南 什麼？家產是戀愛的條件麼？

瑪麗 沒有錢的人，本來不配談戀愛，這是我的經驗。（直衝出口，羞澀萬分）不是

的，我是聽人家說的。

憲南 反正一樣。那末，我也要問一問韋小姐，你倒底願意不願意？（瑪麗有意作嬌態扭過頭去，不答）你說說有什麼要緊？（又故意扭身子和頭到另一面去，又停了半晌）

瑪麗 願意的。

憲南 那很好，我們還是初次見面，一見面就訂婚，你不以為太快嗎？

瑪麗 不。

憲南 好在令兄是我的老朋友，張先生又是對於我們的事最熱心的。所以我也答應了。

瑪麗 所以我也就答應了。

（郁老太太匆匆上。）

郁 喔，韋小姐，原來在這兒，他們吃好了飯，在找你打牌哩。

瑪麗 打牌？我今晚不想打牌，陪陶先生說說話多有意思呀！陶先生又是那末會說話，

真是左一句右一句，半點兒都沒有停過，陶先生是麼？

憲南 我是向來出名不會說話，姑媽也知道。

郁 反正是你們在說話。不過韋小姐，他們非請韋小姐和二少爺去不可。

憲南 我一定不打，一則我的脚痛，二則我向來不喜歡打。

郁 那末韋小姐去罷，好在你們說話的日子長着呢。

瑪麗 郁老太太，你也要跟我開玩笑麼？

郁 因為我心裏一高興，自然而然的跟你開起玩笑來了。

瑪麗 那末我去洗洗臉換換衣服再下來。

郁 我來領你去。

瑪麗 不用，不用，我知道。（她上樓去。）

郁 （站在樓梯口指點）就在扶梯頂上，左首。（回身）憲南，你明天真的要跟這位小

姐定親了麼？

憲南 你看怎麼樣？

郁 （拍掌）漂亮極了，標緻極了，你看她衣服穿得多好看，嫁給你再配也沒有。憲南，幾時可以吃喜酒？

憲南 唉，我離婚的事……

郁 噓！不要給人聽見。這個還管他幹什麼呢，都是你父親和你哥哥弄的糊塗事情，不要去理牠，好在這兒，除了李媽跟我之外，誰都不知道。南洋到這兒倒底隔得很遠，在中國親戚戚戚簡直沒有一個知道。我相信在南洋也已經隔了八九年，全都忘了，就是有人記得，誰願意來跟你麻煩呢。

憲南 就是她哥哥梅哲剛這傢伙最可惡，我到那兒他就派人頂到那兒。找個律師，他就把那律師買過去或是威嚇過去。告到法院，他就走通法院，法院就因此告不准。我好像見鬼似的，這累贅成天到晚伴着我，不讓我自由，我真恨死了！（淒然淚下。）

郁 憲南，別這樣，我看你爲了這件婚事憔悴死了，連別的女人都不敢接近。不過這次有張庭甫替你出頭，我想她或者鬧得過那姓梅的。

憲南 我也這樣想。不過在沒結婚以前，我不願意就告訴庭甫知道，因爲這是多丟臉的事呀。

郁 你現在能跟韋小姐訂婚，該多麼的喜歡呀！韋家也很有錢，可以算得門當戶對，人又年青漂亮。又有張先生替你張羅外面……

憲南 就因爲那個，我才不加考慮，馬上答應下來。

（張庭甫夫婦覺初出餐室門上。）

庭甫 憲南，你的脚好一點了麼？

憲南 謝謝你，好是好一點了，不過還不能走，我不能來陪你們吃飯。真是抱歉得很。

庭甫 大家都是熟人，何必客氣呢。

憲南 那末姑媽，請你關照傭人把牌桌在書房里擺起來。

郁 我早就叫他們擺好了，你們請罷。

憲南 庭甫，覺初，我又不能奉陪了，你們請罷。

（歐陽瑩仙帶了小英在餐室門口出現。）

張氏 那麼我們就去打罷，完了八個好睡覺。

覺初 大概張太太的牌癮又來了。

張氏 我看你的跳舞纏也來了，不過今晚只好請你在牌里將將就罷。

庭甫 那麼我們進去罷（拉開了右首通書房的門，讓他太太和覺初進去）瑪麗到那兒去了？

憲南 她在樓上換衣服，馬上就來。

庭甫 歐陽小姐打牌麼？

瑩仙 我不會打。

庭甫 那末我們就開始工作罷。

覺初 請！請！

（張庭甫夫婦和覺初走入左首書房。）

瑩仙 （攜着小英走前來）陶先生，沒有別的事我帶小英上樓去了。

憲南 謝謝你替我陪客。怎麼，還有夜課麼？

瑩仙 沒有夜課，不過在樓上陪她玩一會，她就要睡了。陶先生再見。（預備上樓去。）

憲南 歐陽小姐，他們都去打牌了，我一個人坐着無聊，可不可以請你陪我談一會兒？

瑩仙 當然可以，當然可以。

憲南 不過我不願意拿主人的地位來要求你，我希望拿友誼來要求你陪我談一談。

瑩仙 我們只認識了不到一點鐘，不知道應該不應該說是友誼。（但她已走回來坐下。）

不過我剛才聽了陶先生的話，我有一句話想問一問陶先生。

憲南 那末你已經答應了，這使我非常高興的。小英，去找婆婆送你去睡罷。

小英 噫！（反對之聲）我要跟歐陽先生去。

憲南 你聽爸爸的話，好孩子，上樓去，我帶來的那個小箱子裏的玩意兒，全是送你的，你去拿罷。

小英 玩意兒，什麼玩意兒？

憲南 你自己上去瞧罷。

小英 歐陽先生，那麼我先去了。（跳跳蹦蹦上樓去。）

憲南 請問歐陽小姐要問我什麼話？（歐陽瑩仙正要開口，瑪麗小姐上，看見他們相對而談，不免面露不悅之色。）

憲南 瑪麗小姐，他們在書房里等你打牌呢。

瑪麗 唔（妒忌的看了她一眼，慢吞吞的走向書房門，下。）

憲南 歐陽小姐請說罷。

瑩仙 唔，唔，（吞吞吐吐）我想以後再問罷。

憲南 歐陽小姐不必拘泥。我雖然和歐陽小姐相識不到一點鐘，但是好像我和你之間有許多共通之點。

瑩仙 陶先生說笑話，我那兒能够比陶先生。我來這兒兩個月，一向以爲陶生先是幸福的人，但是今天聽了陶先生的話，又好像是不盡然。這就是我的疑問。



憲南 咳！我的生世講起來只怕比歐陽小姐還要痛苦。我在大哥未死之前，生活上一切都受着人家的壓迫和支配；大哥死了，我雖然得了一份大家私，但是精神上的痛苦，有增無減。

瑩仙 這個我更明白了。

憲南 許多人以為金錢可以換得世界上一切幸福，這種人我認為是世界上最可憐的人，不能用金錢買得來的東西才是寶貴的。

瑩仙 這種話我們沒有錢的人，恐怕更懂得，不過像陶先生現在這樣又有什麼不幸福的事呢？

憲南 唉。說來話太長呢。總之，在現在的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人情太薄，人與人之間只利害，沒有真的情感，甚至最親近的父子兄弟，只不過是變相的冤家而已。

瑩仙 這是一般人只重物質生活，不重精神生活的緣故，但是陶先生也不能一概而論。

憲南 我走遍了世界，看到了千千万萬的人，但是我依然覺得是沙漠上的駱駝，孤零零的一個人。

瑩仙 我要放膽批評陶先生一句。——不，我不應該隨便瞎批評人。

憲南 我最喜歡人家坦白地說話。你說就是了。

瑩仙 我覺得陶先生太自私的緣故吧。

憲南（駭然）我自私，啊，我生平第一次聽見人家這樣批評我。

瑩仙 對不起，也許我的話太直率，得罪了你。不過我說這話是有理論根據的。

憲南 沒有得罪我，絕對沒有得罪我，我最喜歡人家批評我，但是我碰到的人，儘對我說些好聽話，有時候說得我覺得肉麻。你的理論根據，倒要請教一下。

瑩仙 有錢人替自己打算得太多，要求人家的期望太高，就覺得人家不能如你的意了。

憲南 這是對一般有錢的人而論，你難道看我也是如此麼？

瑩仙 只認識一點鐘的陶先生，我只能用一般的理論來批評你，也許我太武斷一點。

憲南 歐陽小姐，我知道我有很多錯誤，我過去糜爛的生活我想到了就覺得絕望，以後也不覺得有什麼新的希望。

瑩仙 這些都是回憶給你的痛苦，過去的回憶可用好的現在來埋沒掉。我有一句不中聽的話，我希望陶先生把將來的美滿回憶遮蓋住過去惡劣的回憶。

憲南 這就是我的希望麼？

瑩仙 永遠在過去的回憶里生活的人，永遠是痛苦的，我們應該創造新的好的回憶。

（起立。）

憲南 但是新的回憶是要有一種新的力量來推動的呀！

瑩仙 我覺得天地間是永遠充滿着這新的力量。

憲南 不錯，最大的推動力量是人與人之間的同情，真誠的愛；愛就像大地的陽光，能造成燦爛的世界。歐陽小姐，你說對不對？

造成燦爛的世界。歐陽小姐，你說對不對？

瑩仙 我不知道。不過愛有深淺廣狹的不同，不知道陶先生所指的是那一種？

憲南 是一種真實的同情，熱誠的了解，真切的關心，和切實的相互的激勵，互助，友情，……

瑩仙 陶先生——

（瑪麗由書房門上，看見他們緊張微笑的臉，大為妒忌。）

瑪麗 噢，原來你跟歐陽小姐說話。你們談什麼呀？談得那末樣高興呀？

（憲南瑩仙無話可答，使瑪麗生氣。）

瑪麗 喔，你們都討厭我罷，那我走開就是。（向外走。）

瑩仙 韋小姐！

憲南 韋小姐，我們沒有說什麼，我們說的是水仙花，（他隨手摘了一枝水仙花在鼻上

聞）我愛這清香的水仙花。

瑩仙 陶先生！

瑪麗 原來你們講的就是歐陽小姐親手栽的水仙花。

憲南 你喜歡水仙花麼？

瑪麗 我不喜歡水仙花，因為水仙花太素淡，太低賤，但又太自鳴清高，牠本來生在荒

山野地，又偏要擠進富貴人家的客廳里來。

瑩仙 韋小姐，這未免是偏見吧？水仙花是最清高的，牠雖不及松柏的常青，但牠總

喜歡在最艱苦的冬天開花，牠雖不及梅花那樣華麗，但牠素靜淡泊別有一種飄逸的風姿；牠不沾泥土，牠不用骯髒的肥料，牠有蘭花的清香，但比蘭花來得樸實，牠有荷花那樣的風姿，但沒有荷花那樣的濃豔。至於牠在人家的客廳里，那是人家把牠搬進來的，牠有何罪？

瑪麗 歐陽小姐學問好，口才好，我怎麼能辯得過呢。

（忽然聽見樓上的響聲，樓梯上有重脚步聲，憲南急呆了。忽然從樓上跑下一個妖形怪狀的女子：身材高大，面貌極豔麗，但臉色灰白如死人，搖搖擺擺的跑了進來，她看見憲南，用手指了一下，又指指兩個女的，哈哈大笑，把門口擱几上的水仙盆推在地上。）

憲南（勉強起立）誰放她下來的？（喊叫）李媽，李媽……她又喝醉了。（勉強要過去，但脚痛幾乎要摔一交，歐陽瑩仙趕忙跑過去扶住）不要緊，謝謝你（向進來的女人）你上樓去，我帶你上樓去！

（書房門啓，客人全進來，郝老太太在後，但搶到前面來攙梅氏的手，拉她上樓去。）

張氏  
庭甫 } 她是誰？  
覺初

## 第二幕 第一場

時間：與第一幕相隔一月餘。

佈景：陶家的書房。滿壁圖書，佈置精雅。後壁有大窗一，可以看見外面枯的樹木，樹枝上壓着白雪，幽暗的空氣中飄着雪。左壁有一壁爐，爐內火光熊熊。爐旁有兩只沙發，放在兩邊。右壁全是書架，右壁前有大書桌一，旋椅一，是陶憲南日常看書寫信的地方。另一小書桌放在後面左角，是瑩仙教小英讀書的地方，也是瑩仙日常自己讀書辦事的地方。右壁靠後有一門，通外面過道；門開啓時可以看見上樓的太扶梯，精緻的扶梯扶手。

幕啓時，室內無人。一會兒，瑩仙憤然由右門上，好像她有滿肚子的氣，無處發洩；她吹了口氣，看看火爐，表示太熱，跑去開窗，但窗一開，雪花飄入，東北風吹得猛烈，只得趕忙關上。回到自己的書桌前，坐下，拉開抽斗，把自己的東西一一拿出來，用紙包起，咬着牙齒，表示決心要離去此地。忽然聽得門響，她就停住，進來了陶憲南。他笑容滿面，穿着皮領短衣，滑冰褲，氈帽，口含斗煙。

憲南 原來你在這兒，我剛到郁老太太房裏去找你。這兒有你一封信。

瑩仙 謝謝你。（拆看，看完丟入抽斗內。）

憲南 是不是你那位表兄寫給你的？

瑩仙 是的。

憲南 他三天兩天老是寫信給你，他倒底有什麼話說？

瑩仙 他寫信邀我到他家裏去住。

憲南 你預備去不去？

瑩仙 我現在不想去。

憲南 他好像對你很好。

瑩仙 我不知道。

憲南 我特意來邀歐陽小姐一同到花園看雪景去。今年的雪下得真大，好幾年沒有看見

這樣好的雪景了，千萬不能錯過。

瑩仙 對不起，陶先生，我不想去。

憲南 什麼？

瑩仙 我說陶先生，對不起，我不想去。

憲南 歐陽小姐，怎麼你今天忽然生氣啦？

瑩仙 我怎麼會跟陶先生生氣。我是陶先生雇的家庭教師，陶先生不欠我的薪水，我有

什麼理由要跟陶先生生氣，要是陶先生不滿意我，只要辭退我另換一個新的，我也用不着生氣。

憲南 歐陽小姐，你年紀青，不要爲一點小事情跟我鬧別扭。

瑩仙 我不鬧別扭。我來你府上已經有三個多月了，你回來了也有一個月了，我幾時鬧過別扭？

憲南 既然不鬧別扭，爲什麼不願意跟我到花園里去賞雪呢？

瑩仙 我是你雇用來教書的，不是僱用來陪你賞雪的。我沒有陪你賞雪的義務，如果你因此而爲我不合格，請你說一聲，我願意立刻辭職。

憲南 不錯，除教書之外，我還找你替我做了許多工作，你替我寫了有二三十封信，理了將近一個月的帳，這些我都沒有付你薪水，是不是歐陽小姐爲了這件事跟我生氣？

瑩仙 陶先生未免太看低我的人格，我替你做那，那一樁爲的是錢？

憲南 對了，你替我做的事情真不少，譬如我一回家，摔痛了足踝你就替我包傷。我南洋廠里來信，我懶得寫回信，你就替我寫。從上海寄來了三箱書，都是你替我抄書單子，編號碼，我收藏的許多畫，都是你替我一件一件整理。你替我做的事，簡直太多了，歐陽小姐，我要問你，你到底爲什麼願意替我做那事？

瑩仙 我不爲什麼。我高興做就是了。

憲南 還有吃過晚飯，你陪我在這里火爐旁邊談天，我們談天說地，討論學問，批評新

書，談到深晚才散。每次談，總是你拉郁老太太坐在旁邊，她到九點多鐘就在沙發上睡熟了。你這樣高興跟我談又是爲什麼呢？

瑩仙 我不爲什麼？我高興跟你談就是了；我常常向你請教。

憲南 請教不敢當，不過你的確給了我很大的好處，我這一個月來的生活覺得快活極了。歐陽小姐，你覺得快活麼？

瑩仙 你爲什麼這樣逼我，你爲什麼逼着我說話？喔，你不能這樣欺侮我？

憲南 喔天呀。我欺侮你？我爲什麼要欺侮你？你這不是冤枉好人麼？我老實告訴你，我情願死，決不願意欺侮你。

瑩仙 （理智克服了情感）對不起，就算我話說錯了。

憲南 那倒沒有關係。可是我爲了自己的人格，不能不表白一番。本來不預備說，現在你既然這樣的誤會我，我就管不得什麼顧忌了。歐陽小姐，你能原諒我的放肆麼？

瑩仙 我又不知道你要說什麼話，叫我怎麼原諒？

憲南 當然，當然，不過你這一句就好像是已經原諒我了，我現在放肆說話了，照你這樣漂亮的小姐，你瞧你的皮膚又白又嫩，你的一雙眼睛好像天上最亮的一對星，你的嘴唇——雖然現在高高的蹶着——但是越蹶得高越顯得嫵媚動人，你的臉不太肥也不太瘦……

瑩仙 陶先生，請你不要再說下去。



憲南 好，好，我不說下去了，我是說像你這樣漂亮的人，何況漂亮僅不過是你外表的好處罷了。你有學問，又聰明，又勤勞，又能幹，像你這樣幾乎是十全十美的女人，不論是那一個鐵石心腸的人都會喜歡你，都會向你求愛，但是我沒有向你求過愛？可不是？

瑩仙 沒有。

憲南 我有沒有說過一句像「妹妹我愛你」「我喜歡你」「我喜歡你得發瘋」這一類話，我對你說過沒有？

瑩仙 沒有。

憲南 我還有沒有像情人一樣的送過你絲襪，手帕，香粉這一類東西？

瑩仙 沒有。

憲南 我有沒有約你去看過電影，吃過館子，喝過咖啡？

瑩仙 沒有。

憲南 那末你爲什麼說我欺侮你喇？

(阿二上)

阿二 老爺，珠寶店里送東西來。

憲南 你拿進來就是了。

(阿二下)

瑩仙 我沒有說你欺侮我，要是我真的說了，那是我衝口說出來的，不是有意的。

憲南 那末你爲什麼對我生氣？

（阿二上，拿着一包東西，憲南接過來，解開看過，一樣樣放在書桌上，女人的金珠鑽飾放了一桌，照帳單查點無誤。）

憲南 沒有錯。（簽了字，交給阿二。）

役 老爺，鴻裳公司定做的衣服也送來了，老爺要看不要看？

憲南 好，你拿進來。（阿二下）歐陽小姐，請你看看這幾樣手飾好不好？

瑩仙 我不懂。

憲南 你還是跟我生氣？我對你老老實實說，你爲什麼不肯坦坦白白的說話呢？

瑩仙 陶先生，我是跟我自己生氣，恨我自己，我恨……

（阿二拿了許多衣盒子進來放在書室中間地毯上，下）

憲南 你來看看這幾件衣服好不好？（一盒一盒打開來）這是紅緞子的禮服，這是粉紅的旗袍，這是銀鼠的短皮大衣，這是海虎絨大衣。（他把衣盒翻了一地）歐陽小姐，

你還是在生氣？你爲什麼要跟你自己生氣？

瑩仙 我不知道。（他暗中流淚，憲南急於要走過去安慰，被衣盒幾乎摔倒。歐陽趕忙過來）陶先生，摔痛了沒有？

憲南 歐陽小姐，你爲什麼關心我，怕我摔痛呢？

瑩仙 我不知道。（半晌，平靜下來）我幾乎做了一個弱者。（勉強微笑）陶先生，我應該恭喜你，我聽郁太太說你跟韋小姐要結婚了。是不是？

憲南 我要結婚了，你應該跟我拉拉手誠心誠意的恭喜我一下才對呀。（伸出手。）

瑩仙 （勉強跟他拉手。）

憲南 這樣才對。（憲南拉着不肯放，瑩仙把手摔脫，轉身。）唔，你覺得韋小姐怎麼樣？

瑩仙 我怎麼可以隨便批評你的未婚妻呢？

憲南 說說有什麼關係呢。

瑩仙 陶先生，我正式向你辭職。

憲南 辭職？爲什麼要辭職？

瑩仙 這是我個人的事，沒有必須要告訴你的義務。

憲南 當然，當然，是不是歐陽小姐另有高就？

瑩仙 沒有。

憲南 是不是歐陽小姐嫌這兒薪水太小？

瑩仙 不是。

憲南 不錯，你來了三個月，只付過你一個月薪水，還有兩個月薪水，我應該付給你。

五十塊錢一個月，一共一百塊。（摸袋拿錢。）

瑩仙 你付給我也好，讓我隨時可以走。（伸手接錢。）

憲南 你要走？那末還是存在我這兒，你隨時要用，隨時向我拿就是了。你身邊零用錢有沒有？

瑩仙 這兒鄉下沒有什麼錢要用，我身邊還剩五塊錢。

憲南 那麼你一定存在我這兒，給了你錢，我伯你生起氣來馬上就走。

瑩仙 你不給我錢，我要走還是一樣可以走。

憲南 你只有五塊錢，我看你走到那兒去？

瑩仙 陶先生你倒底幾時結婚？

憲南 說不定，說不定下星期，說不定明後天。歐陽小姐，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們常常談得非常投機，我希望你永遠不離開這兒。你一定得答應我，我最忘不了的是每天晚上吃過晚飯之後在這兒火爐邊談天。你一定不能走。

瑩仙 謝謝你的好意，不過你的新夫人不見得願意我在這兒，我自己也不願意。我一定得在你新夫人進門之前走。

憲南 我一定不讓你走，我無論如何不讓你走。

瑩仙 喔，陶先生，我實在忍受不住了，你爲什麼跟我說這種話。我馬上要走，你把薪水給我。我馬上要走！（泣）我受不了看你跟別人結婚。陶先生，謝謝你，放我走罷。我妒嫉韋小姐，我不願意再見韋小姐，你趕快放我走。

憲南（高興之至）你不要難過，我老實對你說了罷——（阿二上）

阿二老爺，張先生，韋先生，韋小姐都來了，在外面客廳里。

憲南好，我去看他們。（走至門口，又回來）阿二，你把衣服手飾都收拾好了拿樓上去。（又要轉身走，韋小姐進來，窺，阿二趕忙把衣服拿走了一部份，下。瑩仙看見韋小姐，姊妹的向外就走。走到門口，她回身，假裝笑容，向韋小姐說。）

瑩仙韋小姐，我應該恭喜你。（下）

憲南（追進去）歐陽小姐，不要走，我剛才的話還沒有講完。（但瑩仙已早走。）

瑪麗憲南，我要跟你正式式的談一談。

憲南什麼事？

瑪麗我要你坐下來好好的談一談。

憲南你說就是了。（走至火爐邊坐下。）

瑪麗（過來坐在沙發的靠臂上）你是不是我的未婚夫？

憲南到現在為止是的。

瑪麗那麼你爲什麼要欺騙我？

憲南我欺騙你？

瑪麗哼，這個欺騙可就不小呀？

憲南什麼？

瑪麗（裝哭）你騙得我好很啊。

憲南 到底是怎麼會事？

瑪麗（突然停止不哭）你裝得全不知道，好，我也不用哭哭啼啼了，我在家里哭得也  
就夠了，我現在嚴重的警告你，我要告你重婚罪！

憲南（驚）啊，你怎麼知道的？你怎麼會知道的？

瑪麗 有一位姓梅的律師昨天到我家里，把你從前的事，原原本本說了出來。

憲南 混賬的傢伙，他還要跟我搗蛋，好，現在你知道了也好，反正——

瑪麗 反正什麼？

憲南 沒有什麼。瑪麗，你現在既然知道了，我也不必抵賴，我是結過婚的，我上了人家的當，取了一個一號不通的馱子做老婆。瑪麗，你預備怎麼辦，你是不是願意跟我  
解約？

瑪麗（突然變為溫柔）憲南，你知道，我是多麼愛你，我好不容易跟你訂了婚，我怎麼  
會願意跟你解約呢。（走至衣服盒子處。）

憲南（驚）什麼？你知道了還不願意跟我解約麼？

瑪麗（拿出一件紅緞子的結婚禮服）怎麼？你把我結婚的禮服都做好了麼？

憲南 這個你不用管，回頭再看罷。

瑪麗 我的衣服的尺寸長短都沒有告訴你，你怎麼替我亂做呀。啊呀，身材太大了，我

怎麼能穿。

憲南 這個你暫時不用管。

瑪麗 這個我怎麼可以不管？

憲南 如果嫌大，將來不是可以更改的麼？我告訴你，我這獸子老婆就在這屋子里。

瑪麗 就在這屋子里？怎麼我沒有見過呀。

憲南 她住在三樓，什麼人都不知道；我跟你訂婚的那一天，她下來過一次，你不是看見過麼？

瑪麗 原來就是她，怎麼那天你跟郁老太太都說她是你的一位遠房的親戚，寄住在這兒的。

憲南 那是騙你的。

瑪麗 憲南，因為我愛你，我一心一意想嫁你，所以我不在乎，不過我有幾個條件。

憲南 條件，唔，你說說看？

瑪麗 第一，我要你立刻跟你老婆辦離婚手續。

憲南 唔。第二呢。

瑪麗 第二，結婚之後我要你提出一筆整款放在我的名下存在銀行里，作為我一點精神上的保證。關於整數的數目我跟我媽和哥哥都討論過，他們說要五六十萬，我到覺得太大，祇要二三十萬也就够了。

憲南 二三十萬？噯，天哪，我那兒來這麼許多現款。

瑪麗 本來呢，這個也不用，不過，你們男人我知道個個都靠不住，說不定將來會——  
噯，我不要說了。

憲南 你知道我靠不住，就解約好了。

瑪麗 第三……

憲南 還有第三？

瑪麗 如果祇有兩條是不成其為條件的，所以不能不有第三。

憲南 好，你說罷。

瑪麗 第三，結婚之後——這完全是爲了分你的勞——結婚之後全部產權，由我代爲管理。

憲南 很好，很好，還有麼？

瑪麗 其他都是小枝節目，無關重要，譬如說，結婚之後，我想把你的產業整理一下，分出一半來作爲將來子女的教育和生活費，任何人不得動用。

憲南 唔，又是一條，還有麼？

瑪麗 其他都是手續問題，更其無關重要。

憲南 還有什麼條件，索性都說個痛快罷，免得以後麻煩。

瑪麗 (媚態) 憲南，你認錯了人了，你以爲我也像其他貪財的女子麼？真正的愛情是



不講很多條件的。

憲南 很好，很好，我能娶得這樣只講很少條件的老婆真是幸運之至。

瑪麗 不過憲南，你也得表示很愛我才好呀！

憲南 怎麼樣表示呢？

瑪麗 最好的方法就是全部接受我的條件。

憲南 唔。

瑪麗 還有一件事情。

憲南 怎麼，還有？

瑪麗 你不用怕，我老實告訴你，我哥哥這次來是預備跟你大鬧一場的，所以讓我先用

去談一談，不然真的鬧了起來算什麼呢。你等一等，我去一下就來（下。）

憲南 天呀！（疲倦的坐入椅內。）

（歐陽穿着出門的衣服提着一手提箱上，憲南抬頭看見。）

憲南 怎麼，你上那兒去？

肇仙 陶先生，我非常抱歉，我遲早總是要離開這兒的，我現在決定馬上就走。

憲南 爲什麼你馬上就走？

肇仙 沒有什麼理由。還有兩封信我已經替你寫好了，你看過了就發出去吧。這兒兩本

簿冊已經抄好了，也交給你。至於教小英的書，教到那兒，小英當然知道，請陶先生

給了我的薪水，我馬上就走。

憲南 難道你不吃了我的喜酒就去麼？

瑩仙 (聲中帶淚) 對不起我不想吃了。

憲南 (已丟棄了開玩笑的態度) 歐陽小姐我不能讓你去，我不許你去。

瑩仙 我既不屬於誰，誰都不能干涉我的行動。

憲南 你是屬於我的，我不准你去。

瑩仙 陶先生，你出我薪水，當然可以說是屬於你的，但是今天我不拿你的薪水，我就不屬於你的了，陶先生，請把我的薪水算到昨天為止。

憲南 不，不，你不能走，因為我愛你，我真的愛你。

瑩仙 陶先生，謝謝你的好意。我是一個清白的人，我也有我的人格，我不能不明不白在這兒做你的情人。

憲南 歐陽小姐，你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要正正式式娶你，我要你做我的老婆。

瑩仙 你說什麼？

憲南 我說我要娶你，我要你做我的老婆！

瑩仙 真的麼？

憲南 當然真的。

瑩仙 那末韋小姐呢？

憲南 韋小姐，我馬上要跟他解約。

瑩仙（快活得說不出話來，頓了半晌）噯，陶先生，我也愛你，我一看見你就崇拜你！你真的愛我麼？你不騙我麼？

憲南 我真的愛你。（上前擁抱她，）我不愛韋小姐。

瑩仙（推開他）不成，不成，我不能破壞人家的好事。你騙我，你愛韋小姐，你應該跟韋小姐結婚，她有錢有勢有地位，我怎麼能比她呢。讓我走，讓我走。

憲南 歐陽小姐，我不愛她，我訂婚之前不認識她，訂婚之後我討厭她。我已經下了最大的決心要跟你結婚。

瑩仙 陶先生，你錯了，你不要以為我沒有地方去，我有兩隻手，我肯吃苦，我到處都可以去做事。你不要因為可憐我，把你對韋小姐更神聖的責任給忘了，我不能讓你在後永遠在懊悔中過生活。我走了，我永遠愛你，我已經告訴了你，我也決不願意騙你，我到死也永遠記念着你。再見。

憲南 你不能走，我的希望，我的生命全寄託在你身上。我一看見你，我就好像眼前一亮，我就對自己說，我走過了千千萬萬的路，今天才找到了我真正心愛的人了。後來，我跟你一談，更增加我十二分的敬愛你。

瑩仙 我也是如此，我見了你，我就時時刻刻忘不了你，我對你就好像是着了迷，我向最有理智的，但在你的面前，我完全軟化了。但是，但是，我不能愛你，我不能妨

害人家的愛情，我不能做對不起韋小姐的事。

憲南 韋小姐並不愛我，她愛的是我的錢，她口口聲聲說到我的財產，她剛才還提了許多關於家產錢財的條件。

瑩仙 但是，但是，你爲什麼要跟他訂婚呢？你今天跟她解約，明天你還可以跟我解約，我不願意你一時的對我的情感造成你終身的錯誤。

憲南 我對你不是一時的情感，我拿證據給你看。（他奔至書桌，拉出抽斗，取出一卷婚書）你看，這是我跟你結婚的婚書，十天前已經請人寫好了，這不是你的名字麼？還有，（從另一抽斗內取出一本日記本）這是我一月來天天做的日記，你拿去細細看我的供詞，究竟是不是真的愛你。還有（又奔至衣盒旁）這些都是我按照你衣裳的尺寸替你做的。你穿穿看，是不是合你的身。（他拿起一件兔毛短大衣替她穿上，她在鏡內一照覺得合身極了。）

瑩仙 太合身了，啊，真費了你很多心思。

憲南 我偷你的衣服，叫我縫紉，又叫裁縫偷看你的身材。你全不知道。

瑩仙（快活得跳起來抱住憲南的頭頸）喔，陶先生，我多麼的快活，多麼的感激你呀！（退後再看身上的皮大衣）我不配穿這樣講究的大衣。我不願意穿戴不是我自己用勞力得來的東西。（脫大衣。）

憲南 我們一結婚，你的不就是我的，我的不就是你的。

瑩仙 你知道我的脾氣，我有我生活的原則，誰都不能更換我的心。我是要嫁給你，不是賣給你，所以就是結婚之後，我不能用你的錢，我要用我自己賺來的錢。你要是能答應我這一點，我才肯答應嫁給你。

憲南 好啦，好啦，我一定答應你。我知道你的心好像知道我自己的心一樣，現在我要馬上宣佈讓大家知道，並且我們立刻準備出發到城里去，明天就在城里結婚，只邀幾個知己朋友。

瑩仙 喔，陶先生，你何必那末性急呀；這許許多多興奮的事接二連三的發生，叫我小小的心怎麼接受得住呀。

憲南 我什麼都預備好啦，一點鐘之內我們就出發。（看錶，欽電鈴。）

瑩仙 陶先生，爲何你不早一點告訴我呀！剛才你還有意放刁。

憲南 我早就觀察你很多時候了，剛才的話是我最後對你的一點小小試驗，你的反應完全合乎我的理想。

瑩仙 你拿我當試驗品，小心我報讎。

（阿二上）

憲南 阿二，你去替我把房間里的三只皮箱拿下來，那只空的就放盒子裏的衣服。（阿二下）你的行李呢？

瑩仙 我的行李最簡單，就是這個小箱子。

憲南 好，我去找他們來，你等一等。（下。）

（瑩仙趕忙把自己的箱子打開，把抽斗里整理出來的東西放進去。韋瑪麗上）

瑪麗 陶先生呢？

瑩仙 剛出去。

瑪麗 那末怎末沒看見他。你看我的衣服好不好？

瑩仙 你的衣服？唔。

瑪麗 憲南真糊塗，沒有替我量身體，就做起來了。你看大得叫我怎麼能穿。

（郁老太太上。）

郁 二少爺呢。她叫我到書房里來，自己往那兒去了？喔，韋小姐也在這兒！韋小姐你好？二少爺真會作弄人，我問他幾時娶韋小姐到家里來，他總是不肯說，現在你看他偷偷的什麼都預備好了。韋小姐，倒底幾時呀？你一定知道。

瑪麗 我也不知道呀。

郁 怎麼你也不知道，我不相信。

瑪麗 真的不知道。

郁 韋小姐你也學壞了，幫着他來騙我老太婆。

瑪麗 我不騙你，我真的不知道，也許還有點小問題，大概今天就可以解決了。郁老太太你看這件顏色好不好？

郁 好極了，是不是韋小姐自己挑的。我來替你穿起來。（郁幫她穿上新衣。）太太  
了一點。

（憲甫領着韋覺初和張庭甫上。）

庭甫 憲甫，這件事我當然盡力，只要你們兩個人同意。

覺初（看錶）時候已經不早了，我今天一定得趕回去，快一點兒解決罷。我不能再在  
這兒陪你們受罪了。

庭甫 又一定是什麼跳舞會。

憲甫 我不願意多耽誤你們的時間。諸位聽着，剛才瑪麗提的條件，我一概不能承認，  
我願意解約。

覺初  
庭甫 解約？

瑪麗 你要跟我解約！（她不知道如何是好向後一仰就算昏了過去，覺初趕忙接住放倒  
在沙發上，庭甫郁老太太和歐陽瑩仙都走過來看她。）

憲甫 不要緊的，我早料到她要昏過去的。郁老太太你到廚房去拿點酸醋來倒在她的鼻  
空里。（瑪麗跳了一下。）

郁 好啦，好啦，她醒過來了。

庭甫 憲甫，你不要再開玩笑了。這杯喜酒已經吃到嘴邊，難道還有什麼大不了的問

題。至於條件呢。本來是你們枕上會議的題目，何必要我們來費心呢。

憲南 庭甫，我很對不起你這媒人，我已經下了決心要解除跟章小姐的婚約。

覺初 憲南，我們都是老朋友，你這不是拿我們的家聲當兒戲麼？我做哥哥的不能讓妹妹被人家這樣欺侮。

憲南 這不是欺侮不欺侮，這是兩方面合得來合不來的問題，況且當時訂婚匆匆忙忙都只顧了庭甫和覺初的交情，沒有加以仔細的考慮。

庭甫 憲南兄，這一點我不敢領情。

憲南 訂婚之後，我就發現我和瑪麗根本性情不合；於其一錯再錯，抱恨終身，不如坦坦白白當面說清，解約分開，各奔前程的好。庭甫兄，你看我的話中聽不中聽？

庭甫 這當然不能勉強，不過我要問憲南兄是不是怕那位梅律師東窗事發，還是別有原因？

憲南 我不是怕梅律師，我是怕走錯了路。並且你們也知道，離婚在法律上非常麻煩，解約就簡單得多。

庭甫 那末就請憲南兄提提辦法看，只要兩方面走得通，我這媒人還是要成全到底的。

憲南 解約的時候，如果有什麼困難，是可以拿金錢來彌補的，充其量我犧牲一點財產就是了。

庭甫 那末老兄的意思是背出一筆錢？



憲南 如果韋小姐一定不肯解約，那末我不能不用金錢彌補的辦法。

覺初 （向瑪麗）瑪麗你自己發表意見。

瑪麗 我不願意解約，我不願意解約。

憲南 這不過是提高代價的出發點罷了。

覺初 （向妹妹）你有什麼辦法沒有？

瑪麗 喔，喔！

覺初 （凶恨的向憲南）你再說這種無禮的話，她又要昏過去了。

憲南 請罷。

覺初 （跟他妹妹咕噥了一會，態度較前和緩了，過來拉了憲南到一邊。）她說她剛才提的條件可以修正。

憲南 （搖頭）這不是修正的問題，不用再提，我再乾脆提一個實際的辦法。庭甫，我願意出十萬的代價解除婚約。

覺初 （向其妹）怎麼樣？

瑪麗 喔，喔。

覺初 不成，不成。

憲南 十五萬。

（覺初看其妹，妹搖頭。）

憲南 好，再加五萬。

（又停頓一下，但最後瑪麗還是搖頭）

憲南 好，好，再加五萬，一共二十五萬

覺初（向其妹）你看怎麼樣？（瑪麗拉她哥哥的頭下來咕嚕了半天。）我妹妹說，她本來不願意解約，不過憲南兄既然堅持要解約，又有庭甫兄從中調解，她勉強願意犧牲一點，接受剛才的條件，不過必須請憲南兄寫一張筆據。

憲南 成。（他立刻走到書桌旁，取出支票簿寫了一張，用印，交給庭甫）請把訂婚戒指交還。（手續辦妥跟庭甫拉手）謝謝你的幫忙。（向覺初）覺初，我們還是老朋友。（拉手。）韋小姐，我們是不是還是好朋友？

瑪麗 你送了我這末一筆大禮物，當然是我的好朋友。（伸手去拉。）

憲南 我現在有一個好消息報告給諸位，我明天要結婚了。

衆 什麼？

憲南 我的結婚的對像就是歐陽小姐。

衆（驚駭）啊？

憲南（拿韋小姐退還的戒指走過去套在歐陽小姐的手指上）我們的結合完全是真正的戀愛。歐陽小姐，我幾十萬幾十萬的送人，我知道只有你不會說一句話。你們怎麼不向我道喜呀。

庭甫 恭喜，恭喜！不過，憲南兄，我有一句忠告的話：你這只訂婚戒子，今天從這個女人手上脫下來，套在那個女人的手指上，那末明天還可以從那個女人手上脫下來，套在其他一個女人手上；就是脫不下來，你還可以像從前那樣不了了之，重新化錢再去買一個戒子。

憲南 庭甫，請你放心，這次是我真正的戀愛，她不是爲金錢才嫁給我的。

瑪麗 咄！（她脫下新衣，摔在地上，就往門外走，覺初跟了出去。）  
覺初 瑪麗，瑪麗！（下。）

庭甫 但願如此，再見。（走至門口，回身。）不錯，我忘記告訴你，梅哲剛律師，就是你的內弟，馬上就來，叫我特別關照一聲。

憲南 什麼？他來幹什麼？

庭甫 我跟他談過一次，關於你跟瑪麗的事，他倒有轉圓的餘地，不過現在事情已經過去，你自己當面跟他談吧。（下。）

憲南 庭甫，庭甫！（追出去。）

郁 （撲到歐陽小姐身上去，）噯，恭喜歐陽小姐，你怎麼不告訴我呀！我二少爺能娶你，真是太好了。

瑩仙 郁老太太，不是我不告訴你，我也是剛才才知道。

郁 我真替二少爺高興，他以後就不會唉聲嘆氣了。

整仙 他以前爲什麼要唉聲嘆氣呢？

郁 你不知道麼？他的身世很可憐，我最怕見他唉聲嘆氣，因爲我沒有一點安慰他的辦法。

（憲南垂頭喪氣，唉聲嘆氣的進來。郁老太太和整仙都驚奇，但又不敢問。）

憲南 都是自私自利的東西，我不怕。

整仙 陶先生，爲什麼不高興呀？

憲南 喔，沒有什麼。歐陽小姐，我們趕快拿了東西，立刻就動身罷。姑媽，你幫她把衣服整理整理，空箱子在這里。

（郁老太太趕忙整理衣箱，憲南整理書桌內的重要文件放到箱子里去。半晌整理好，拿好大衣在手上，憲南挽了歐陽的手臂，預備走。）

憲南 姑媽，我們走啦。我們明天在城里結婚，我派車子來接你，不過請你不要告訴別人。（他撒鈴。）家里事全交給你。小英也請你替我好好照管一下。

郁 二少爺，你放心，我明天一定來。希望你們早些回來。

憲南 我們預備一結婚就搭車到北平，在北方玩兩個月，一定回來看你。（阿二上）你叫阿金把車子開出來，把這幾個箱子放在車上。

阿二 是，老爺，有一個姓梅的來看老爺，現在在外面跟張先生說話呢。

憲南 什麼？他已經來了，我們趕快走！（他拉着整仙就走，但走至門口，門已漸漸開

啓，進來了梅哲剛律師，皮領大衣，八字鬚，手拿皮包。）

哲剛 憲南，你好？要上那兒去？

憲南 你來幹什麼？

哲剛 我們是頂近頂近的親戚，當然是應該來拜訪拜訪的嘞，一來看看我妹妹，二來看看你。喔，姑太太我沒看見，你老人家好？這位小姐還沒有請教？

憲南 歐陽小姐，梅先生。（兩人鞠躬。）

哲剛 原來就是歐陽小姐，我剛聽人說起，失敬了。

憲南 謝謝你的好意。不過我們有事，要趕火車，對不起，不能奉陪了。姑媽，你替我招待，招待。（欲下。）

哲剛 這一點請你原諒我，我是特意來找你的。

憲南 好，那麼我們到外面去談。

哲剛 不用，這兒很好。

憲南 你知道我跟韋小姐已經解約了。

哲剛 這個我已經知道，不過好像事情又有新發展。

（李媽急急由樓上奔下，一手捧着下頰，滿口流血。）

李媽 老爺，你看她又打得我這個樣子。她鬧着要下來，我阻擋他阻擋不住，老爺，你來幫幫忙罷。

郁 我來，我來。

憲南 還是讓我去。（下，李媽也下，門開一點兒，歐陽預備跟下。）

哲剛 歐陽小姐，對不起，我想跟你說一句話。

瑩仙 我不認得你先生。

哲剛 我姓梅叫哲剛，陶先生就是我的妹夫。

瑩仙 妹夫。

哲剛 對了我的妹妹就是陶先生的太太。

瑩仙 陶太太？陶太太是誰呀？

哲剛 就是三樓上那位——

瑩仙 那位不會說話的獃子就是陶太太麼？

哲剛 一點不錯，難道歐陽小姐不知道麼？

瑩仙 （看了他一會忽然震怒）你胡說八道想騙我，這個瘋婆子誰都知道是陶先生的遠房親戚，寄住在這兒的。

哲剛 你上了當了。

瑩仙 （半响）你胡說，你騙我。

哲剛 我今天第一次跟你見面，我騙你幹什麼？我並且知道歐陽小姐快要嫁給他了，我知道他瞞着你，欺騙你，要你跟他一塊兒犯重婚罪，給社會上的人唾罵，給你的親戚

會隨時站出來替她證明，替她告發，替他向社會上宣佈。我可憐你，我覺得你受騙得簡直一點不知道，還以為憲南真心的愛你，真心的要娶你！他是騙子，他是大大的騙子。

瑩仙（驚呆）你胡說，你胡說，他不會騙我！他不會騙我！

哲剛 哼，我可憐你，你知道我們梅家在南洋是怎麼樣有錢有勢的人家，難道肯讓梅家的女兒去離婚或是被人遺棄的險麼？中國司法界上誰不知道梅哲剛律師？難道肯讓人家說我連個妹妹都不能保護麼？我活着一天，我決不能讓陶憲南偷偷的跟別人結婚。陶憲南仗着他自己有錢，到處去騙女人，今天要這個，明天換那個。你要知道，你是跟了他，你法律上一點保障都沒有。你也應該知道要是他看中了別的女人，一擺手就可以把你拋在腦後，你連要告發他的權力都沒有。我可憐你，我希望你仔細想一想，別上他的當。

瑩仙（淚泣）他不會的，他不會的。

哲剛 你簡直中了他的毒。

（樓上有打架聲，喊叫聲。）

哲剛 我妹妹的脾氣近來愈弄愈壞了，對不起。（下。）

（郁老太太陶憲南上，陶手臂給瘋子咬痛了。）

郁 臂上咬得痛不痛？

憲南 不要緊。

瑩仙 什麼？（抑止住情感，同時梅哲剛挾着陶梅氏上，陶梅氏還在掙紮着。）

哲剛 你不能這樣胡鬧。

瑩仙 （向憲南指陶梅氏）這個人是誰？

憲南 （明白過來，兇恨地對哲剛）你跟她說了些什麼？你跟她說了些什麼？

哲剛 明媒正娶的人，爲什麼不能告訴人？

憲南 你們梅家要害我，害到怎麼樣才甘心？

瑩仙 那麼她是你的太太？

憲南 歐陽小姐，他是我的太太，我本來不預備騙你，不過想等待一個適當的機會再告

訴你。

瑩仙 原來你已經有了太太。（痛心得幾乎昏過去，幾乎翻倒，憲南趕忙過來攙她，她

揮手令他走開）你走開，我不要你近我的身，你原來是騙我，你要把我騙到手，再來

慢慢的擺佈我，好像你擺佈她（指陶梅氏）一樣，或是好像擺佈韋小姐一樣，你不要

過來，我決不會昏過去。

憲南 歐陽小姐，我不告訴你，當然是我的錯，但是我也有我的苦衷，你千萬不要誤會

我的意思。



瑩仙（冷笑）哈，哈，哈，千萬不要誤會。我現在看得清清楚楚，你還是逃不了有錢人玩弄女性的惡根性。我同情你的太太，要是你這樣對待我，說不定也有一天逼得我變成一個瘋子。（打開箱，把新衣服都丟在外面。）

憲南 歐陽小姐，我是真心愛你的，我一生一世就愛你一個人，你相信我，你相信我！  
瑩仙 我不能相信你，再見。（拿起皮箱就往外走。）

憲南（追上去，但被哲剛與梅氏阻住。）歐陽小姐，你慢一點走，你聽我解釋給你聽。

哲剛 你不能走。（憲南打他一個耳光，兩人就打起來。陶梅氏看見歐陽由箱里丟出來的新衣，早就發呆了，她走過去，拿起新娘紗，和新娘的紅衣，她明白過來，恨恨的把牠撕成粉碎，丟在正在奪門出去的憲南頭上。）

郁（急得直跳），不要打，不要打。

——幕——

## 第二場

時間：同日晚上。

佈景：同前。室中黑暗，只有爐火熊熊發亮，鐘打十二下，半晌，憲南穿着短外皮

衣，長統靴，滿身是雪，拿了一支手電筒上，他抖去了身上的雪，坐到火爐前，一手託着頭呆望，另一手已用紗布綁着吊在頸上。他靜靜的坐着好一會功夫。窗外雪片紛飛，映着火爐，好像許多白蝴蝶在飛。阿二提着燈籠與另一僕人上，他們滿頭滿身是雪，足見他們是走了很多路才回來的。

憲南  
誰？

阿二 老爺。是我，老爺先回來了。

憲南 找到了沒有？

阿二 沒有找到，老爺。

憲南（憤怒）怎麼會找不到？怎麼會找不到？

阿二 我們在宅子東面，大大小小的路上都找過了，找不到。

憲南 不中用的東西，一個女人能走多遠？你們全是不中用的飯桶，明天替我滾。

另一僕 老爺，你看我們跑得衣裳褲子都濕透了，不是我們偷懶，實在是找不到。

憲南 再替我去找，再替我去找，快點去！找不到，不准回來！

阿二 老爺，今晚雪下得那末大，天那末冷。叫我們……

憲南 怎麼？你們不肯去麼？我要打死你們，我要打死你們！

阿二 是，是，我們去，我們去！（下。）

憲南（自語）歐陽小姐，歐陽小姐，你爲什麼不肯聽我的解釋？你就去了麼？我就是

走遍全世界也得把你找回來。(半晌)歐陽小姐，你回來罷。歐陽小姐，你回來罷。我愛你，我實在愛你，你回來罷，你回來罷。

(樓上有響聲。憲南聽了一會，沒有聲音)她這個時候出去，一定會凍死餓死。她無親無眷，好往那兒去？身邊又只有五塊錢，好往那兒去借？(走至窗口，向窗外望)雪又下得那末大。(走回來)都是我害了她，我害了她。歐陽小姐，你快快回來罷。(又聽見樓上聲音，憲南連忙開門靜聽。陶梅氏的狂笑聲，接着李媽從樓上奔了下來。)

李媽 (喃喃地)火，火。

憲南 什麼火？

李媽 (指二樓上)火，火。(倒地。)

(憲南趕忙拉開門，火光已透了進來，他趕忙飛步上樓，口里叫着火，火。一會兒他背着郁老太太下來，又上去把小妹抱了下來，又看見幾個傭人下來。

憲南 (在門外)人都下來了麼？

郁 就是那個瘋子沒下來。

憲南 我去。(他又上樓。)

郁 不要去了，樓梯燒着了，快下來罷，快下來罷！(但憲南不聽，仍然向上跑，忽然轟隆一響，人梯帶火都倒了下來只，聽見一片聲喊叫，火光大旺，幕急下。

### 第三幕

#### 第一場

佈景：金家的起居室，房屋的格式是半西式，但牆上污穢不堪，家具也破落零亂，後面門通樓上臥室及後間，右面門通廚房及大門。左面一排窗，可以望見庭中樹木。窗前有一書桌和一小書架。左首後壁掛着金廣青亡母的照片，照片前有一張葉几，几上供着鮮花。右首後壁有一只碗碟櫥。正中一張沙發。右首門邊有茶几二坐椅二。室中掛着一只電燈，亮着。

時間：與第二幕相隔二星期，積雪已漸融化，但天在下雨，窗外淅瀝可聞。

幕啓時，金蘊青站在亡母像前潑泣。阿奶——老媽子——坐在門口的一張椅上，補襪。

阿奶 小姐，不要哭了。老太太總算很福氣，有你們兩位送她老人家的終，少爺小姐都

孝順，小姐更其辛苦，日夜服侍他老人家的病。

蘊青 媽死得太早了，只留下我們兩個人，孤零零的，以後的日子怎麼過？

阿奶 少爺人是頂好的，像做父親一樣的照顧小姐，就是老太太在陰間里也一定很安心的啦。

（外面打門聲）

阿奶 少爺回來了。（下去開門，半響廣青由右門上，阿奶隨上。）

阿奶 少爺冷麼？

廣青 不冷。（脫雨衣及長統皮靴，阿奶拿絨鞋給他換。）

阿奶 少爺，那麼冷的天氣，吃過晚飯，還要出去傳道，或是看望病人，太辛苦了。

廣青 那算得什麼？這是我的責任，我還嫌這兒的工作太舒服，不能替上帝多盡一分力。妹妹，你怎麼還在哭呀。

蘊青 哥哥，媽死得好苦呀，她辛辛苦苦扶養我們長大，一天福都沒享受就死了。

廣青 妹妹，一個人享福應該到天堂里去享。世界上本是我們受苦的地方。

蘊青 媽真是對我們太好了，雖然我們那麼大了，她見了我們還是當小孩一樣的喜歡，問我們冷不冷，餓不餓；要是我們病了，她日夜焦急着服侍我們。

廣青 本來世界上母親的心是最慈愛的，她的一生心血全用在子女身上。

蘊青 但是我們報答她什麼？我們有時對她使性子，鬧別扭，但媽總依從了我們，叫我

們稱心快活，喔，媽，我怎麼向你贖罪呀？

廣青 最好報答母親的方法是拿母親的心去愛世界上千千萬萬的人，這就是耶穌基督的精神，母親對子女的愛的表現就是犧牲一己的幸福來爲子女，耶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來救世界上千千萬萬的人。

蘊青 哥哥，我跟你說媽，你總說耶穌；你心目中好像只有耶穌，沒有媽。

廣青 那你錯了，母親的愛和耶穌的愛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只是大小的不同，好像「我」就有「大我」「小我」的區別，譬如有人眼光短淺，自私自利，他只有小我而無大我，於是他做下許多損人利己的事，這雖於小我似乎有益，但於大我絕對有損，於是到頭來他那小我的利益也就保不牢了。

蘊青 這種老生長談我不愛聽。

廣青 你這個觀念又錯了，世界上一切的真理全是老生長談，他們好像懂，其實不懂，他們好像瞭解，其實沒有澈底瞭解，所以許多人都疏忽過去。我雖是基督徒，信仰基督教，但我也看中國古代聖賢人的書和印度佛家的書，我覺得他們的最後結論是一樣的，就是說，只有廣大的愛能够救人類，只有愛能够把人羣團結在一起，只有愛能够使世界上得到永遠的和平，一個國家的人民不能推誠相愛，團結起來，這個國家一定滅亡。一個國家的人民對另一國家的人民沒有誠心誠意的愛，而加以壓迫摧殘，那末這個國家將來也會受到同樣的命運。

蘊青 這就是你的愛的哲學。

廣青 真正的愛是大公無私的，是和自私自利恰好相反的，是有犧牲精神的。違反這個條件的就是自私不是愛。所以我宣傳基督教不是宣揚宗教的神蹟。我是去宣揚愛的偉大的精神。愛在我們心里就好像一個嫩芽，我們要栽培牠，扶養牠使牠發展出來，成爲光明的火焰，驅除這世界上的黑暗，我們要使這小愛——愛父母，愛子女的愛擴大成爲愛民族，愛世界上一切人類的愛。

蘊青 這些話誰都知道，要你來宣揚幹什麼？

廣青 毛病就在這里，人人以爲自己懂，因此不肯加以思考研究，所以永遠不會澈底的懂。媽死了之後，我就可以實行我的素志，到全國各地去宣揚我的愛的宗教。

蘊青 這種傻事情，誰會聽信你。

廣青 說不定我會失敗，但是我不怕失敗，耶穌在猶太傳教，許多人說他傻，嘲笑他，拿石子去丟他，後來甚至於判爲叛徒，釘在十字架上，但是基督教維持了歐洲的道德觀念，將近有兩千年了。孔夫子周遊列國，傳揚他的忠恕之道，但是終於鬱鬱不得志，病死在家鄉，但是孔子的儒學維持了二千多年的中國舊道德。

蘊青 哥哥，真了不得，竟拿耶穌孔子來比自己。

廣青 爲什麼不能比？說不定我的主義能救中國，更說不定能救世界。呵，我剛才接到南洋來的快信，說姨父病很重，不知道現在怎麼樣。回頭我們寫封信給瑩仙表妹告訴

她一下。

蘊 我想先打個電報問問清楚，再寫信給表妹，免得她擔心。

（外面汽車喇叭聲，接着外面有人打門，阿奶起立出去開門。）

阿奶 誰呀？（下。）

聲音 江小姐叫我送來一封信，還派車子來接你們少爺去。

阿奶 請等一等。（上）少爺，江小姐送來的信。

（廣青開信看。）

廣青 你說我今天不去了。

蘊青 人家請你去，你爲什麼不去？信拿我看。（看信）是江小姐父親的意思請你去談

談，這是多大的面子。你怎麼可以不去？江小姐的父親是赫赫有名的江大帥，有錢有

勢，誰不奉承他，江小姐又是獨生的女兒。他愛上了你——

廣青 妹妹，你不要胡說。

蘊青 這那兒是胡說，人人做夢也求不到的幸福，你偏要推到門外去，這是什麼道理？

就算你不愛她……

廣青 少說廢話。阿奶，你叫那來人進來，我有話跟他說。

（阿奶下；立刻與馬弁上。）

馬弁 金少爺好。



廣青 你對江小姐說，我母喪在身，不便出門，謝謝江大帥和江小姐的盛意，改天我再來拜謝罷。

馬弁 江小姐說一定要接金少爺去，因為江大帥好容易回家來一趟，明天就要動身到京裏去的。大帥要請金先生去談談。

廣青 對不起，我還有事呢。（看錶。）

蘊青 哥哥，你就去一趟得啦。

廣青 我說不去，就不去。

馬弁 江小姐說如果金先生不去，她就自己來請。

廣青 謝謝她的好意，我一定不去了。

馬弁 那末讓我回小姐去。敬禮。（下。）

蘊青 哥哥，你從前不是也很愛江小姐的麼？

廣青 從前的事，不許你再提！

蘊青 爲什麼不要再提？你兩年前認得她的時候，你們是多麼要好喲。

廣青 時候已經不早了。（看錶）是我們大家看書做事的時候了。（他坐下來看書。）

蘊青 我偏要跟你講，你們兩個人那時候天天在一起，你還對我說江小姐不但人品漂亮，並且活潑可愛。

廣青 不要再說了，好不好？（把耳朵用手指塞住。）

蘊青 你還說，要是娶了她，一生的榮華富貴，是不成問題的，並且江大帥也非常喜歡你，說你年輕老成，才學好，他倒很中意你做他的女婿呢。

廣青 你把這些舊事提出來幹什麼？

蘊青 你說舊事，實際上還不到一年。

廣青 我在這一年裏頭；對於人生大澈大悟，我現在明白從前的念頭都是庸俗得很，幾乎把我一生的事業都斷送了。我現在明白男女間的愛，是男子漢大丈夫的致命傷。

蘊青 男女間的愛，難道就不是你所宣揚的愛的一種麼？

廣青 那是小愛，是自私自利的愛，不是大愛，廣義的愛，要有大愛必須犧牲小愛，要成全大事業的愛，必須砸掉那最自私的男女之愛。

蘊青 這那兒是愛，這是殘酷。

廣青 世界上最大的愛是理智的愛。一個受感情支配的人一定是最墮落的，反感情的人才是世界上的人物。

蘊青 這句話我不懂。

廣青 我們天生感情上喜歡享受舒服的，但是自古能救世界的大人物，都能丟棄一己的享受，去受苦，去奮鬥，去犧牲，去救人類。

蘊青 怪不得哥哥的思想行動近來冷峭起來了。哥哥真要成個怪人。（外面打門聲，幾輛汽車的喇叭聲，阿奶出去開門，兩馬弁先上）江小姐來了。（山內室門下。江美春穿

着騎馬裝，拿着馬鞭子上。廣青因熱戀美春，但又極力先制住自己，所以一見美春上來，他便徬徨不安，看又不是，不看又不是，臉上紅一塊，白一塊，手足無所措。）

美春 我早知道你不肯來，所以我不等你到，我就先上這兒來了。（馬弁還在門口）你們還站在那裏幹什麼，還不替我滾下去。

馬弁 是，小姐。

（美春走過來，伸出兩手，廣青窘，接又不是，不接又不是。）

美春 廣青，你怎麼啦？

廣青 （遲疑了半天，才伸手拉住她的手臂，看了她有好一會，臉上有點紅起來，胸口气忿，好像熱情要暴發似的，但轉瞬間，他的理智又戰勝了感情，放下手）不，不，請你原諒。

（美春非常失望。）

美春 廣青，你何必這樣苦你自己。（廣青轉身要說話）你不用再說出一番大道理來，我已經聽够了，我知道你愛我，你也知道我愛你，但你偏要爲了你的上帝，爲了你的主義，不願意要我。

廣青 我不是不願意，我是不能，我把我的身體靈魂都獻給了上帝，上帝獻給了我的主義。

美春 你爲什麼不肯獻給我呢？我願意把一切獻給你。

廣青 你對我的熱烈的愛情，我非常感謝你，但是你沒有冷靜的考慮過，也沒有知道我將來要過怎麼樣的生活。

美春 你要過怎麼樣的生活？

廣青 我要穿着破爛的衣服，赤着腳，背着一個小包，拿了一根手杖，步行到全國各地去傳揚我的主義，我要忍飢挨餓，冒着風霜雨雪，不怕天冷天熱，踏着艱險的道路，苦口婆心去傳播愛的種子。

美春 我可以跟你去，我可以幫助你。

廣青 這是你一時的勇氣說出這種話來。你這樣嬌生慣養的貴族小姐，吃不上幾天苦，就會怨恨懊悔起來，（美春要辯）你不用辯，我觀察你有好多時候了，你在家裏有一羣丫頭老媽子服侍你，你到外面來，又有許多馬弁勤務跟在你後面侍候你，他們一不小心，你就要摔茶杯，拍桌子罵他們，你想你怎麼能跟我去？美春，我是愛你，說不定我也決不會再愛第二個女人像愛你這樣的愛她。

美春 那末我們永遠相互的愛着不好麼？

廣青 不，不，美春，我有更大的理想，我有更大的希望，我要抑制我自己的情感，我要拋棄一切塵世的慾望，並且，我不能害你，我不能一時使你高興，永遠使你痛苦。

美春 我決不會痛苦，我父親已經答應跟你結婚，他今晚要你去也就是跟你談這個，從前你不是最怕我父親不答應麼？現在不是都如意了麼？我們結了婚，你就有錢有地

位，不用再做苦牧師，你那時候愛做什麼就做什麼？

廣青 不能，不能。我不能放棄我的理想，我的主義，我決不能和你結婚。

美春 你愛不愛我？

廣青 我當然愛你。

美春 那麼我們爲什麼不能快樂？

廣青 快樂，你還不懂得快樂的意義，我們要求更偉大更深奧的快樂。

美春 廣青，廣青，我只要你愛我，我要你抱着我，我要你吻着我，只要你愛我。你不

願意和我結婚，好，就不結婚。不過，我要跟着你去！

廣青 不能，不能。（逃避）不能，不能，我對不起你。（感動而泣）你再說這樣的

話，我要支持不住我自己了，美春，請你離開我，請你離開我。（伏在桌上哭，蘊青

暗上。）

美春 好，好，我聽你，我走開了，你不要再難過了。

廣青 （靜了下來，半晌，完全換了個人站起來冷冰冰的）江小姐，對不起，我幾乎做

了傻瓜。

美春 什麼？

廣青 我已經決定下星期離開這兒。

美春 不能，不能，你一定不能離開這兒。廣青，你可憐可憐我罷，我沒有你我活不下

去，並且爸說如果我不嫁給你，他要我嫁給那李部長的少爺，那個渾蛋傢伙，廣青，你救救我罷。

廣青 我救了你，我就救不了千千萬萬的人。

美春 你既然愛我，你就答應救我！我從來沒有這樣低聲下氣的跟人講話！我從來也沒有求過人家！我求你，我求求你！

廣青 （冷冷的慢慢的）我已經下了決心，多說也沒用。

（美春哭到在桌上，忽聽見外面有吵嚷聲。）

馬弁罵聲 你這個討厭的叫化子，叫你走開，你還不走開，滾。

歐陽瑩仙的聲音 對不起，我是問訊的。

馬弁 你問什麼訊，滾，滾，滾。

瑩仙的聲音 你們不要推我，我已經實在走不動了。我想問一問這兒有沒有姓金的？

蘊青 啊，是好像瑩仙的聲音？（衝出去。）

廣青 她怎麼深晚到這兒來？

（蘊青和歐陽在外面招呼的聲音。）

蘊青的聲音 外面是不是瑩仙表妹？

瑩仙的聲音 （驚）啊，是不是表姊？

蘊青的聲音 啊，是的，是的，快進來，外面雨下得很大呢。

（蘊青扶着歐陽瑩仙上，歐陽瑩仙濕淋淋的在發抖，頭髮蓬亂，鞋已濕透，並且全是泥，她一進門就暈倒在地，廣青趕忙過去扶起，讓她仰躺在沙發里。）

廣青 原來真是表妹，啊，怎麼會弄到這步田地？你們讓開，妹妹你去拿乾衣裳來給她換。（蘊青下）阿奶，你去拿點粥湯來。（阿奶下取粥湯即上。）

美春 我汽車里有白蘭地，喂，你去把我汽車里的白蘭地，絨毯都拿來。（馬弁下。）

廣青 你們先快把她的濕皮鞋濕襪子脫掉擦乾，裹在毯子里，粥湯給她吃，少一點，不能太多，（蘊青取了乾衣服上）把他的外衣換掉。（馬弁帶白蘭地和毯子上）

美春 你們去吧。（馬弁下。）

（半晌，瑩仙漸漸蘇醒過來，張開眼，看了四圍各人一眼，哭了起來。）

蘊青 表妹，表妹，不要難過，你現在平平安安在我們家里了。

瑩仙 想不到我還會活着看見你們。

蘊青 到底是怎麼會事呀？你爲什麼不寫信告訴我們呢？

廣青 讓她養一養神，不要急於跟他講話。

瑩仙 不要緊，現在已經好得多了，說起來真使我難受呀！（又哭。）

蘊青 那麼你以後再說罷。不要難過了。

瑩仙 不要緊，我今天能見到你們兩位至親，真好像死里逢生，太使我高興了，這位是誰？

蘊青 噯，我忘記介紹你們啦，這位是江小姐，這位就是我的表妹歐陽小姐。

瑩仙 謝謝江小姐的白蘭地和毯子。表哥，表姐，我是在做夢吧？我以為一定見不到你們啦。（悲從中來。）

蘊青 你好好的在陶家教書，怎麼會出來的呢？

瑩仙 說起來真是太氣憤，太傷心，不是一句兩句能夠講得明白的。

蘊青 那末簡單一點罷。

瑩仙 我匆匆忙忙從陶家出來，像從虎口里逃出來似的，只帶一個小皮箱，身邊也只有五塊錢，我怕他們追上來，總是找小路走，走，走，走，走了一夜的荒山野地——

蘊青 你什麼時候離開陶家的呢？

瑩仙 是大前天下午，五六點鐘光景，我好像着了迷，又好像吃醉了酒，總是往前跑，什麼都不怕，什麼都沒看見。第二天早上我走到了一個小村莊，又飢又渴又冷又累，想找個旅店歇一歇，可是那末小的村莊，那來有什麼旅店呢。

蘊青 那你怎麼辦？

瑩仙 全村莊的人都跑出來看我，有人說我是逃出來的女犯人，有人說我是城裡頭公館人家的逃妾，有的罵我，有的譏笑我，有的要送我到警察局，我連水都不敢要一口就逃了出來。

阿奶 小姐，喝口茶再說罷。



廣青 給他喝，粥湯。

瑩仙 謝謝你們。（喝粥湯）我離開了村莊就往東走，到了池邊，敲開了冰，喝了口水，我又向前走。那時候雪愈下愈大，實在走不動了，恰好找到一個石頭洞，就在那裏倒了下來昏昏沉沉睡熟了。等到冷得醒過來，一看我的皮箱不見了，幸而身邊五塊錢沒給人偷去。少了皮箱倒也少了一件累贅，於是爬起來又向前走。

美春 多有趣的故事呀。（發現許多人轉眼注視她，她知道失言，窘）對不起。

瑩仙 後來走到了一個比較大一點的鎮，買了幾個燒餅，討了一口水喝，問了許多人都不知道你們這個地方，我知道離你們這兒一定很遠，天色看看也不早，就找了個小客棧住了一晚，好容易打聽到坐長途汽車到高什麼地方再走十幾里路就可以走到你們村上。但是我身邊只剩兩塊錢，找到長途汽車站，兩塊錢只能買到半路上，又沒有衣服手飾好當，只好在中途下了車，一直沿着公路走，也顧不得肚子餓，也顧不得天暗下來。

蘊青 （感傷而哭）噯，噯。

廣青 讓她講下去。

瑩仙 天又下起雨來了，弄得渾身都是濕淋淋的，東問西問，才問到這兒，今天晚上如果找不到，只好餓死凍死在路上了。（哭。）

蘊青 現在不是已經找到了麼？不要再難過了。

瑩仙 我在東邊十字路口站了有十幾分鐘，只見四圍全是漆黑一片，上面下着雨，地上又濕又滑，身又餓又冷，如果旁邊有口井，我一定跳下去了。後來我看見你們這邊有燈光，好像有很多人在門口。

蘊青 美春，這是你救了她了。

瑩仙 我就摸了過來，正是太巧了，果然就是你的家。

廣青 這是上帝在暗底下指點你。

瑩仙 (點頭微笑) 今天我們能够團聚，真是出乎意外，這冥冥中一定是天意。

美春 那麼我們應該慶祝一番！來，喝酒！(倒酒，各人拿杯，正要飲，馬弁上。)

馬弁 金先生有電報。(下。)

廣青 (接電報，拆看) 是姨父死了，殷律師來的電報。

瑩仙 是不是我的叔叔死了。

廣青 是的。

蘊青 (接過電報讀) 「令親歐陽萍於一月二十日病逝，遜囑電知，所遺家產一百萬，

半數分與其姪女歐陽瑩仙，半數請先生與令妹平分，後事忙祿，餘函詳，殷家驥馳。」

美春 (高興，天真的) 你們三位都得了遺產，我應該恭喜你們呀！

(但廣青蘊青嚴厲的顏色，與歐陽瑩仙嚴肅的站起，她自知失言，也靜默起來。)

瑩仙（實在忍受不住了，放聲哭倒在沙發上）噯，噯！

（大家叫她，暮亦漸下。）

## 第二場

佈景：同前，與前一場相隔一個月，窗外陽光充溢，已是小春天氣，室內也渙然一新，牆壁上糊了新紙，家具也全是新的。

蘊青嘴里哼着歌，在佈置水仙花盆景，窗簾，書籍。

歐陽瑩仙挾了書毫無生氣的由右門上，把書本子放在桌上，坐下改課卷。

蘊青 表妹，你回來了？你太勤了，一回來就改課卷，教了半天書，也該休息一會了，

來！（把她的筆放下，課卷疊好拉她到沙發里坐）在這兒舒舒服服坐一會罷。

瑩仙 我不能過空閒的日子，一空閒腦子里就要想，一想就要難過。（默然神往。）

蘊青 你又要想那姓陶的了，這種人欺騙你，玩弄你，要是我，恨他還來不及。

瑩仙 我起先也恨他，但是我現在想想他也不像是這樣薄情的人；並且我還是愛他。

蘊青 咄，這種人還值得你愛麼！

瑩仙 我來這兒已經有一個多月了，離開他已經有三十幾天了。他找不到我，不知道要

怎麼樣難過呢。

蘊青 不見得罷，說不定他早就把你忘了。

瑩仙 從前在他家里的時候，每天跟他在園里散步，每天晚上在書房里火爐旁邊談天，我要是遲到了一二十分鐘，他就會接二連三的派傭人來催我。

蘊青 說不定他已經又找到一個代替你的人在那里陪他散步，陪他談天呢。

瑩仙（起立走開）你不能這樣無緣無故的詆毀人家！（又幻想）說不定他還在派人四處找我，癡心妄想的等我回去，說不定他一個人在園里走來走去，以爲我馬上會到園里去找他，說不定他坐在書房里等我樓上下來，坐到深晚他還不肯去睡。

蘊青 那是你想他，不是他想你，表妹，我命令你不許想他，好不好？

瑩仙 愛如果能够命令來命令去就好了，（笑他的孩子氣）世界上就會少了許多悲痛的  
事情。但是一個人愛上了，就有時會嘆氣，有時會難過，有時會發恨，都由不得你作  
主。

蘊青 現在我們有了錢了，什麼事不能由我們自己作主呢？你愛到東就到東，你愛到西  
就到西，你愛吃這個那個，你愛穿這個那個，馬上可以辦到，又有什麼可憂的呢？

瑩仙 表姊，你雖然年紀比我大三歲，但是你的心地比我年輕得多咧。

蘊青 我已經替你打算過了，下個月等哥哥一動身，我們一塊兒上北平去，我們在北方  
各處玩玩，玩到暑假，就去考北平女子師範大學，我們一塊兒進大學唸書，好不好？

瑩仙（微笑）好的，好的，我本來不打算在這兒久住。

蘊青 那末我們快快活活在這兒過幾天，不准再胡思亂想了。

瑩仙（強笑）好，好。

（阿奶拿了幾封信上。）

阿奶 小姐，信。（蘊青接信，阿奶下，蘊青一封一封看。）

瑩仙 有我的信麼？

蘊青 沒有。都是哥哥的信。

瑩仙（又潑泣起來。）

蘊青 怎麼，你又哭起來了。

瑩仙 我恨他！我恨他真是一個負心的人，我到這兒來有一個月了，他竟一封信都不寫給我，並且我還寫過一封信給郁老太太，他不會不知道我在這兒。噯！（哭倒在蘊青身上。）

蘊青 對了，像陶憲南這樣的執權子弟，對女人那兒有什麼良心，你應當恨他，忘記他，不要哭了，不要哭了，這樣負心的人不值得你這樣去愛他，你聽我的話，不要愛他罷。

瑩仙 表姊，我應該恨他欺騙我，恨他不來找我，恨他連信都不寫給我，我幸而沒上他的當，走得快！我不能不恨他，我不能不恨他，我死也要恨他！蘊青，我跟你一塊兒

出去玩去，我們要痛痛快快的玩，我們來喝酒。我要把從前的事忘記個乾乾淨淨。

蘊青 這樣才對呀，這樣才是我的好表妹。（廣青由外上，挾了一個皮包。）

廣青 你們爲什麼這樣高興？

蘊青 我們爲什麼不高興？

廣青 我看表妹眼睛里還有眼淚。

瑩仙 這個。（止不住又哭起來。）

廣青 不要難過，你應當知道上帝的意旨是最神祕的，幸運也許是禍患的先聲，而禍患也許就是幸運的預兆。我們應該把握住我們自己的理智，不要被感情所支配，不要爲小的禍患而沮喪，也不要爲小的幸福而瘋狂。

蘊青 哥哥，你怎麼兩手在發抖呀！

廣青 我沒有發抖，我心里有一種聖靈的喜悅，因爲我能够完全實行我的理想生活了。

（勉強笑）

蘊青 哥哥，你倒底爲什麼呀？

廣青 沒有什麼，有的也全是好消息。（打開皮包）姨父的遺產手續都已經辦好了。表妹，這是你的文件契據存摺現鈔，請你點收一下，在這兒簽一個字，蓋一個章。這是你的，蘊青，這是我的。我自己有了錢，不必再等教會的補助，所以我決定後天就勸身到西康去。

蘊青 哥哥，你一定還有什麼事在心上，你瞧你眼睛里還有眼淚。

廣青 沒有眼淚。（擦眼睛）就是有，也是快活的眼淚。我有好消息忘記告訴你們，江小姐已經跟李家少爺訂婚了。（她走到窗口，似乎在嗚咽，但他面向窗外，背向觀眾。）

蘊青 哥哥，你怎麼啦？

廣青 （轉過身來勉強微笑）沒有什麼，妹妹我單獨有幾句話要跟表妹講。

蘊青 是啦。（她和瑩仙交換眼光，下。）

廣青 瑩仙，我要到西康去，蘊青要上北平去唸書。你現在預備怎麼樣打算？

瑩仙 打算？

廣青 對啦，打算。

瑩仙 我沒有什麼打算。

廣青 那末你預備在這兒繼續教書麼？

瑩仙 這是我暫時解解悶的，我不預備教下去。不過我現在還沒有什麼打算。

廣青 那末我來替你打算。

瑩仙 你來替我打算？

廣青 你自己既然沒有打算，只好我來替你打算，你贊不贊成我來替你打算？

瑩仙 你是我唯一的表哥，我以後怎麼辦當然要跟 you 商量的。

廣青 好，我要你跟我到西康去。

瑩仙 到西康去？

廣青 並且，我要你嫁給我。

瑩仙 (驚退) 什麼？你說什麼話？

廣青 我說我要你嫁給我。

瑩仙 (頓，微笑) 你跟我開玩笑吧。

廣青 我一生從來不跟人家開玩笑。

瑩仙 (疑慮) 難道你忘了江小姐了麼？

廣青 (厲聲) 不許你再提她，(低聲柔和) 對不起。(轉身。)

瑩仙 表哥，我一定要提，我覺得你對不起江小姐，你對江小姐有神聖的責任。

廣青 我對上帝我對人類有更大的責任！

瑩仙 難道就沒有兩全之計麼？

廣青 絕對沒有，我比你考慮得多，我知道絕對沒有。

瑩仙 我不懂爲什麼？

廣青 最簡單的理由，他不配做我的老婆。

瑩仙 爲什麼不配？

廣青 她不會吃苦，她不肯冒險，她不知道世途的艱難，他不懂得人類最高的理想



之她不了解我的生活，她的生活跟我的生活相隔太遠了。可是我非得娶一個妻子，因為我的事業需要一個妻子，但是我的妻子一定要是一個同苦共難的女子，有艱苦奮鬥的精神，有犧牲一切世俗習好的決心。

瑩仙 這樣的人你到那兒去找呢？

廣青 我已經找到了。

瑩仙 什麼？

廣青 就是你。

瑩仙 但是我知道你愛她。

廣青 我不需要男女間的愛。

瑩仙 她也知道你愛她。

廣青 這是過去的事。

瑩仙 我不愛你，我不願意和你結婚。

廣青 我不需要你的愛。

瑩仙 那末爲什麼要和我結婚？

廣青 爲了工作上的便利。

瑩仙 工作上的便利，是什麼意思？

廣青 你這兩天替我做了些什麼工作？

瑩仙 什麼工作？替你抄了兩篇文稿，替你覆了兩封無關緊要的信，替你整理了一下書報，這些又算得什麼呢？

廣青 你爲清白的人格，肯不顧一切的從陶家逃了出來。有這種精神的才能真正吃苦耐勞，才配做我的老婆。

瑩仙 那麼你找一個合乎這個條件的女書記不好麼？

廣青 書記不能陪我終身工作。

瑩仙 你不愛我，我何必嫁你。

廣青 我已經告訴過你我不需要男女間的愛情。

瑩仙 表哥，你太冷酷了。

廣青 不過將來也許會愛你。

瑩仙 我也不需要你愛我，因爲我已經有了愛人了。

廣青 你不能說有了，你只能說有過。並且這個人我知道就是陶憲南。可是我也知道你現在恨他，並且你也應該恨他。

瑩仙 我不管恨他不恨他，我不願意嫁給別人。

廣青 但是你應該嫁給我。

瑩仙 我不嫁給你。

廣青 你不要這樣不加考慮就下決定。許多不加考慮而作決定的事將來是要後悔的。我

給你三分鐘的考慮。(走開去。)

瑩仙 我沒有考慮。

廣青 (拿出錶來看) 別忙，我給你三分鐘時間考慮。

(走到屋子的另一端，踱來踱去等她。)

(瑩仙起先非常氣憤似的，但漸漸平靜下來，到了最後，好像下了決心似的，等候時

間到)

廣青 (一直在看錶) 時間到了，怎麼樣？

瑩仙 我可以跟你到西康去，但是我不能嫁給你。

廣青 很好，你既然肯去，就應該嫁給我。

瑩仙 我不能嫁給你，因為我愛他。

廣青 你還愛他？你難道沒有理性的麼？

瑩仙 愛情本來不講理性的。

廣青 不過他對你忠實麼？他欺騙你沒有？

瑩仙 他是對我不忠實，他是欺騙我，但是我始終愛他。

廣青 那末你還預備去嫁他。

瑩仙 不，我不預備嫁給他。

廣青 那末你預備去找他？

瑩仙 也不預備去找他。

廣青 那末你預備怎麼樣？

瑩仙 我不預備怎麼樣，我要知道他現在到底怎麼樣了。

廣青 這完全是不必要的感情，簡直是生命浪費和意志消沉的輕舉妄動。我希望你死了這條心。

瑩仙 在沒有知道確實他對我負心以前我不會死這條心。

（蘊青從樓上奔下。）

蘊青 江小姐從後門進來了。

（江美春在玻璃窗上彈響，蘊青由後面門下，半响帶美春上。美春穿着極素淡的衣服。）

蘊青 表妹，你把窗簾拉上，她父親不准她上這兒來，她是偷來的。

美春 （哭着）我不願意嫁給那個姓李的渾蛋。

蘊青 你應該替她想個辦法。

美春 蘊青，你讓我住在這兒好不好？

蘊青 當然可以，不過

廣青 江小姐，我很對不起你，不過我勸你不要太情感作用，將來要後悔的。

美春 我不後悔，我不後悔。

（蘊青和瑩仙點頭由後門下。）

美春（跑過去抱住他的頸項）我愛你，我要跟你去！

廣青（鐘靜微笑把她的手臂拉下）你不能跟我去，你不知道我去的地方是多麼可怕，多麼艱苦。我也愛過你，所以我不願意害你。我知道你比你自已知道得清楚，你嫁給李家的公子，起先也許不滿意，起先也許你還記掛我，但是我相信半年以後，你就會慢慢的感觉滿意，因為你們的生活情形是相同的。那時候你就會忘掉我了。

美春 我決不會忘掉你。

廣青 那也好。讓我們這一段小小的浪漫史留在我們腦海里作爲我們生命上一點美麗的點綴，像一場美麗的春夢。

美春 我記起來就要心痛。

廣青 現在當然覺得心痛，你知道我心里何嘗不心痛，不過要是你現在跟我結了婚，要是你跟我到西康去吃苦，只怕以後你的懊悔，你的痛苦會把以前美麗的回憶都給毀了。

美春 不會的，不會的。

廣青 用理智來判斷總是最美滿的，過多跟太少一樣會使人失望。我們現在分手是最美滿的。將來你坐在華貴的客廳的沙發上聽着美妙的音樂，看着公子小姐的狐步舞，忽然想到在西康金沙江的旁邊，我和我同苦共難的妻子，赤着脚，穿着破爛的衣服在做

我神聖的工作。

美春 我不願意這樣想。

廣青 那時我，在工作疲勞之後，和我那忍饑耐餓的妻子在泥堆上或是沙漠的草原上想到遠遠的在天的那一邊有你這樣——

美春 什麼？你到那邊去還有妻子？

廣青 爲我工作上便利起見，我非得有一個克苦耐勞時時刻刻幫助我的妻子不可。

美春 你好像胸有成竹似的，一切都安排好了，只瞞着我罷了。廣青，想不到你這樣冷

酷對我。（搖他）你說，你說，你的未婚妻是誰？

廣青 你一定要知道幹什麼呢？

美春 （搖他）我一定要知道，我一定要知道。

廣青 告訴你也沒有關係，就是我的表妹歐陽瑩仙。

美春 （驚得後退）呀？就是歐陽瑩仙？想不到破壞我們好事的就是她！我倒要問問

她。（跑至後門，開門，喊）蘊青，蘊青，你們下來！

廣青 這不干她們的事，不用叫她們下來。

（蘊青瑩仙由後門上，莫名其妙。）

蘊青 江小姐，你的臉色很難看，什麼事呀？

美春 我現在才知道，天下竟有這樣惡毒的女人，表面上看起來非常天真慈善，原來心

地里比毒蛇還利害，一臉的假慈悲，還假裝着不知道——

廣青 美春，你不能侮蔑好人。

美春（大聲）不用你多嘴！我恨死她，她忍心把我最寶貴的東西從我手裏奪了去。她

不管人家的死活，不管人家心里痛苦不痛苦，她忍心——

瑩仙 江小姐，你說的是誰呀。你爲什麼這樣看着我？

美春 好利害的，還要假裝着不知道，我恨你，我情願跟你拚命。（衝過去要打瑩仙，

蘊青拖住。）

瑩仙 江小姐，我並沒有得罪你，你爲什麼恨我？

廣青 美春，美春，你不能這樣胡來。

美春 好鎮靜，好自在！還問我爲什麼恨你？你快要跟你表哥結婚了，你還來問我？

瑩仙 我跟表哥結婚？江小姐，你說笑話罷？我跟表哥結婚，誰告訴你的？

美春（潑泣。）

廣青 糟了，糟了！

瑩仙 表哥，你倒底怎麼對她說的？

廣青 我沒說什麼，我不過說將來說不定會跟表妹結婚。

瑩仙 糟了，糟了！表哥，我又沒有答應你，你怎麼可以說起這種話來？

廣青 我又不是有意的，我是隨口說說的，那兒知道她認真起來了。

瑩仙 表哥，你簡直一點對人的同情心都沒有，你簡直不懂得什麼是愛情。

美春（跳起來，冷笑）哈，哈，哈！還要假猩猩的責備人。

瑩仙 江小姐，你不要誤會我的意思。

美春（大聲）不要碰我。

瑩仙 好，俺不瞭解我也沒關係。我可以馬上就走。蘊青表姊，你替我把皮箱拿來。

廣青 表妹，你不能走。

蘊青 表妹——

瑩仙 我是好像什麼都完了的人，表姊不用拖我。不過，在我未走以前，我要對表哥進一句忠告。江小姐真心愛你，你就對江小姐有神聖的義務，在任何情形之下，你應該帶了她走。

廣青 我不能。

瑩仙 你還不知道癡心女子在失戀時候的痛苦，只要你能體會到牠的萬分之一，我相信一定會引起你的同情心的。我的話完了。表姊，你不肯替我去，那末我自己去拿。

（下）

蘊青 江小姐，你不應該誤會瑩仙，她不但不會破壞你們的好事，並且我親耳聽見她勸過廣青。你不能冤枉好人。



（瑩仙上。）

芙蓉 真的麼？那我怎麼對得起她？（過去拉住瑩仙）對不起，剛才我一時心里難過，得罪了你，請你原諒我。

瑩仙 不要緊，我們都是可憐的女子，我非常同情你！

（阿奶上。）

阿奶 歐陽小姐，有人要看你。

瑩仙 誰呀？

（郁老太太上。）

郁 是我。

（瑩仙跑過來，拉住郁老太太的手非常興奮。）

瑩仙 喔，郁老太太，是你麼？

郁 歐陽小姐，你好麼？

瑩仙 好的，陶先生呢？

郁 他，他……

瑩仙 怎麼，怎麼啦？

郁 他，他……

瑩仙 （發抖）他不在了麼？

郁 不，不，他沒有什麼。他天天記掛你。他叫我來的。

瑩仙 恐怕不見得吧，我寄給你的信收到沒有？

郁 （驚）沒有呀，陶先生的房子給火燒了，花園也給毀了。他沒有地方去，只好住在自己的祠堂里，他天天喊着你的名字，盼望你回去。

瑩仙 郁老太太，你不要騙我。

郁 他把你種的水仙花都搬到祠堂里去了。

瑩仙 喔，我馬上跟你去，我要去看看他。

廣青 表妹，你忘記了剛才的話麼？陶先生的消息已經有了，你再去看他做什麼？

瑩仙 讓我去親眼看了看他也好放心。

廣青 郁老太太，陶先生要她回去麼？

郁 陶先生沒有說，叫我來看看你好不好，回去告訴他，還叫我帶了一點錢來給你。

廣青 他爲什麼自己不能來？

郁 他……他……他不願意我告訴你。

瑩仙 他到底怎麼啦？他到底怎麼啦？你一定得告訴我。

郁 他……他……在你走的那天晚上，他自己冒着雪找了你半夜，他把全屋子的傭人都差出去找你，誰知道那瘋婆就趁此逃了出來，在樓上放了火，等二少爺回來救，樓梯已燒着了，他第一次救了我跟小英，第二次上去救那瘋婆，他就跟樓梯一起倒下來，

噯……我不願意說，我不願意說。

瑩仙 怎麼啦？怎麼啦？你說，你說。

郁 他燒瞎了一雙眼睛，跌斷了一條臂膀，現在病得很利害。

瑩仙 喔……喔（哭泣）可憐的陶先生，讓我馬上去看他。

廣青 表妹，事情已經過去了，你去看他有什麼好處呢？並且你不要忘了，你剛才答應

我的話。

蘊青 表妹，你答應他什麼？

瑩仙 我說我也許可以答應陪他到西康去。

美春 廣青，你爲什麼不讓我去，你讓我去，你讓我去。

廣青 你一定不能去。

美春 廣青，我現在最後請求你讓我跟你去。

（外面有馬蹄聲。）

蘊青（奔至窗口，向外望）啊，江小姐，你父親帶了許多護兵來找你了。

（外面有重的打門聲。）

美春 廣青，我求求你，你答應我吧。

瑩仙 我也代她求你帶她去罷。

（僵持半晌，廣青不答，又有打門聲）

蘊青 快從後門走罷。

美春 喔，喔（哭着由蘊青扶下。）

（馬弁上。）

馬弁 對不起，江小姐在這兒麼？

廣青 不在在這兒你自己瞧。

馬弁 對不起，對不起，打擾了。（下。）

（外面馬蹄聲遠去。）

瑩仙 表哥，你對江小姐太冷酷了。

廣青 我很對不起她，但又有什麼辦法呢。冷酷也是出乎不得已的。

瑩仙 我很明白表哥的心，你的內心是最熱烈的，但是你的行爲是最冷酷的。時候不早

了，我馬上得走了。

廣青 怎麼，你還是要走？

瑩仙 我不是說過，要去看陶先生麼？

廣青 那麼你什麼時候明確的答覆我？因爲我後天就要動身。

瑩仙 如果你一定要我答覆你，讓我看過了陶先生再說。

廣青 我來送你去。

瑩仙 （穿上大衣，拿了手提箱）不用，我自己會走，再見。（蘊青由後門上）表姊，

我去看了陶先生，明天就回來。（外面有陶憲南叫的聲音，「瑩仙你回來吧！」）你們聽，好像有人呀！在叫我！（其實是幻想）你們聽見沒有？

郁 沒有。

瑩仙 來，來，我們趕快去！（與郁老太太下。）

廣青 （在室內踱了一下）我不放心，讓我追上去。

蘊青 哥哥！

廣青 你不用管。（下。）

蘊青 哥哥！

— 幕 —

## 第四幕

佈景：陶家祠堂邊的一所茅屋。露於臺上的是茅屋前的走廊，竹的欄杆，前臺是走廊前的一塊園地。兩旁是竹籬，左首籬笆邊有一條小路通後面小屋，右首籬笆靠臺口處，有一通外面路上的雙扇籬笆門。園地上有石檯石桌，四處放滿了許多水仙花的盆景。

幕啓時，臺上無人。陽光斜照着滿園盛開的水仙花。

半晌，張醫生提着醫生皮包由內門上，阿二跟在後面。

阿二 張大夫，你看老爺的病怎麼樣？

（張醫生搖搖頭。）

阿二 怎麼樣？怎麼樣？

張大夫 他的傷口倒不大要緊，就是他的心臟太弱，肺部燒傷一時也很難好。第一要緊是好好的休息，我勸他不要胡思亂想。

阿二 他天天晚上失眠，有時半夜起來到走廊里坐上兩三點鐘。

張大夫 怪不得他精神那麼壞，他好像有重大的心事似的。

阿二（泣）可憐的老爺，什麼都完了。他的房子燒了，心愛的人走了，南洋的廠又鬧什麼罷工。

張大夫 難怪他要失眠，難怪他心臟衰弱得這樣快。

阿二 張大夫，你總得替他好好的醫一醫，求求您，替他想個法子！

張大夫 醫是沒有用，最要緊要安安靜靜，不能有一點兒刺激，不然照他的脈，今天保不住明天。

阿二 他老是要起來到走廊里坐，不要緊麼？

張大夫 如果他覺得屋子裏實在悶得慌，讓他起來透透空氣也好，不過千萬不能有刺激。我明天再來。

阿二 謝謝張大夫。

（送張大夫出門，自己由左門下。又半晌，小英扶着殘廢的陶憲南上。小英身穿重孝。他的一雙眼睛用白紗布包着，他的左臂弔在頸上，左袖空懸着。他摸索着出來，小英扶他坐在一張石櫬上，憲南疲乏得老是喘氣。

憲南 小英，你爲什麼要哭。）

小英 我沒有哭。（擦乾眼淚。）

憲南 你記掛歐陽先生麼？

小英 唔。

憲南 歐陽先生會來麼？（小英點頭）怎麼到今天還不回來？小英，你去叫阿二來。

（小英走至左首，喊阿二。阿二上）

憲南 阿二，你把我喜歡的水仙花放在這張桌子上。

（阿二把走廊口的幾盆盛開的水仙花放到石桌上。憲南用右手輕輕摸着。

憲南 阿二，你今天早上換過水了沒有？

阿二 老爺，都換過了。老爺，花都開出來了，你瞧。

憲南 （摸着花微笑）真的全開出來了。（但忽然想起別的事臉轉憂鬱）阿二，姑太太還沒有回來麼？

阿二 沒有。她一回來，我就叫她來見老爺。老爺，你兩天沒有吃東西啦。我去燒點牛奶你吃，好不好？

憲南 我不想吃。阿二，你自己做事去罷。

阿二 是。（下。）

憲南 （搖搖頭，憂愁地嘆口氣，仍然摸着水仙花）唉，真是「人而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瑩仙，你回來罷。（小英泣，頓）只怕她不想回來的了。（竹籬外

門上有打門聲。）

憲南 誰呀？小英，你叫阿二去開門。（阿二跑上）看看是不是姑太太回來了。



(阿二開門，領着韋小姐，韋覺初張庭甫上。)

覺初 這麼遠這麼偏僻的地方，來了也倒霉。

瑪麗 爲我做一點事，總是要抱怨，你不高興回去得了。

覺初 好啦好啦，既來之，則安之，進去罷。

(三人上，庭甫在前。)

庭甫 憲南，你怎麼弄到這個樣子？(拉手)

憲南 (起立)庭甫麼？謝謝你來看望我。

庭甫 還有覺初和韋小姐來看你。

憲南 謝謝你們兩位。(拉手)我在這樣困苦的情形之下，你們能够來看看我，真是非

常感激。

庭甫 好說，好說。

(覺初和韋小姐相視而笑，顯然憲南猜錯了。)

憲南 我們里面坐罷。阿二，倒茶。

(張庭甫韋覺初韋小姐入內，憲南扶着小英隨下，阿二由左籬門下。臺上靜了一會，

阿二端茶入茅屋，覺初從里面跑出，透了一口氣，站在走廊上。韋瑪麗跑出。)

瑪麗 哥哥，你到底到這兒來幹什麼的？事情還沒有提你就跑了。

覺初 這屋子裏太靜太悶氣，叫我怎麼就下去，事情由庭甫在那兒替你辦。不是很好

了麼？

瑪麗 好，等錢拿到手，你不准問我要。（欲下。）

覺初 好啦，好啦，我去。

瑪麗 我在這兒等你。

覺初 怎麼你自己不去，那怎麼成？

瑪麗 看他那種可憐而又可怕的样子，向他拿錢的事，我在場當然不大好意思。

覺初 噢，你自己不好意思，倒叫我們好意思？

瑪麗 你們提的是我的錢，你有什么不好意思？

覺初 好，好，你總有理。（欲下又回身）倒底還有多少錢沒有付給你？

瑪麗 你這個人愈活愈糊塗，我昨天至少說過三遍，你竟還會忘掉。

覺初 我事情多，當然容易忘。

瑪麗 我今天偏不告訴你。

覺初 那我來問他也一樣。（欲下又回）妹妹，如果他說還不出錢，他的太太也死了，

他的那位什麼……什麼歐陽小姐也跑了，她願意正式娶你，你怎麼樣？

瑪麗 放你的屁，他瞎了眼斷了臂，我還會願意嫁他麼？你這個人總是胡說八道！

覺初 不過，妹妹，你要弄明白，從前你要嫁她，他要解約，他才願意給你那麼許

多錢。現在他沒有錢了，但他願意娶你，而你不願意了，照這個情形，他不但可以不

給錢，並且他還可以要求你給他錢！

瑪麗 放你的屁，我要給他錢，我跟到這兒來幹什麼？你不要跟我胡纏，你問他要這筆錢就是了，拿了錢走路，免得就誤你時候。

（覺初正要下去，張庭甫開門上。）

庭甫 怎麼？你們兩個人偷偷的就在這兒幹什麼？

覺初 里面實在太悶氣太髒了，出來透一口氣。事情你提了沒有？

庭甫 略提了一下，看情形很困難。

瑪麗 那真倒霉，老遠的趕到這兒來受罪。

（小英扶着憲南上。）

憲南 你們不怕冷，欣賞我的水仙花麼？

瑪麗 是的，是的，你的水仙花真好。

憲南 （在近處折了一朵）我給你一朵插在胸口好不好？

瑪麗 謝謝你！（但她隨手把牠丟在園子里。）

憲南 你們大概嫌里面太骯髒吧。本來瞎了眼的人骯髒也看不見了，所以並不覺得，你們如果不怕冷，我們就在外面坐坐也好。小英，你叫阿二把椅子端出來，請他們坐。（小英下。）

（阿二端椅子端茶，阿二下。瑪麗拉拉覺初的衣裳，覺初拉拉庭甫的衣裳，庭甫咳嗽

嘴，擺擺手，你推我，我推你，半晌，沒有人說話，憲南也有點覺得。）

憲南 韋小姐，關於那錢的事情，還有半數本來老早應該付給你了。

瑪麗 那沒有關係。（覺初瞪她一眼，瑪麗不理，覺初於是轉身作不理狀。）

憲南 我知道瑪麗小姐一定最會原諒我的，我實在不幸得很，接二連三的發生事情，家里燒得一乾二淨不算，南洋廠里還要發生工潮，我自己又不能去，那王經理人緣太壞，愈弄愈僵，罷工遷延了將近一個月，毫無解決辦法，昨天接到電報，只怕再過兩個禮拜沒法解決，我只好宣告破產了。

庭甫 破產？那不會罷。

憲南 常言說「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真是一點不錯，我在中國的一點家產全在那所房子裏，我在南洋的一點根基，全在那工廠里。

覺初 不過我不相信，憲南兄連十萬款子都調動不轉來，況且這筆款子已經過期將近半個月了。所以想請憲南兄無論如何想一個辦法。

憲南 原來覺初兄是爲了你令妹的事才來的？

覺初 那倒也不全是，不過我既然是他的哥哥，當然爲她的權益着想的。

憲南 很好，這筆款子也是我急於要解決問題才答應的。事後想想，我要解約實在不應該負那麼大的責任，不過我當時手頭寬裕，心境好，也不在乎這一筆錢。現在你看我弄到這樣殘廢的一個人，家產又損失得那麼大，南洋又鬧了亂子，又不能親自出去接

洽事情。叫我到那兒去弄錢？

覺初 老兄鬧這許多亂子。我們總不能負什麼責任，舍妹更其沒有關係。況且解約的事在舍妹名譽上，是極大的損失，要你這點錢也不能算是白要你的。更其當時兩相情願絲毫沒有勉強。現在憲南兄要推三推四的不付，使舍妹實在吃虧太大了。

憲南 那末你要我怎麼樣？

覺初 請你把這筆款子付一付。

憲南 我實在沒有，又怎麼樣？

覺初 大家都是體面人，欠了錢總得還人家。

憲南 我還不出，也是沒有辦法。

覺初 不能說聲『沒有辦法』就算完了。

憲南 (生氣) 你要我怎麼樣？

覺初 你不要生氣，欠了錢生氣有什麼用？

憲南 我欠的是什麼債？

覺初 你要解約你才欠了這筆錢的。

憲南 (半晌發抖) 那末我就不解約，看你還能要這筆錢不要？

覺初 哈，哈，哈！你這樣殘廢的怪樣子，世界上那一個女人願意嫁給你！哈，哈！

憲南 (大聲) 你笑我麼？我說你們這班心靈上殘廢的人才真正可笑呢。

庭甫：好啦，好啦，大家都是老朋友，何必爲這一點小事鬧呢。

覺初：小事，我看這個數目可就不小。

瑪麗（裝哭）：喔，難道就這樣完事了麼？

庭甫：瑪麗，不要哭，慢慢的來，我負責好不好？

憲南：庭甫，我現在還不出這筆錢，我決定不解約了。

覺初（冷笑）：哈，哈，有這樣容易的事，我妹妹可以給你隨便要，隨便不要的麼？

憲南（大聲）：你要逼到我怎麼樣？

覺初：我只要你拿出這筆錢來就成了，誰在逼你？

憲南（拍桌）：你這混蛋的東西，替我滾出去！（過去要打他，因心臟衰弱，一陣昏

迷，倒在地，衆慌亂，叫來人呀！來人呀！阿二趕上，小英跟上，大叫「爸爸」

「爸爸，」阿二大叫「老爺」「老爺」，正在此時歐陽瑩仙與郁老太太上，推開衆

人，俯身看憲南。）

瑩仙：阿二，你去拿碗熱開水來。（阿二奔下，急上，灌開水，用人工呼吸，憲南漸漸

醒過來。）好啦，醒過來了。阿二幫我扶他坐起來。（憲南哼了半響，坐入椅內。瑩

仙才緩緩轉身向韋張諸人）張先生，韋先生，韋小姐，久違了。你們是來討錢的，

好，陶先生欠你多少錢，我來替他還就是了。多少錢？你們快說，多少錢？

庭甫：歐陽小姐不要生氣，沒關係，回頭再說。

瑩仙 你們這班不要臉的 upper 人，只知道錢，錢，錢！明明知道陶先生破了產，你們還是逼他要錢。明明知道他病得很利害，你們還是逼他要錢！交情，朋友，同情，你們什麼都沒有，只知道是錢。你看他的脈跳得那末弱，你們要逼死他，是不是？

庭甫 歐陽小如你不要生氣……

覺初 我們是來要錢的，怎麼樣？難道欠了錢就不准上門來討麼？

瑩仙 陶先生欠你的是什麼錢？虧你們說得出口？

瑪麗 好，你罵到我頭上來了，你有什麼資格替陶先生說話？

瑩仙 我可以替他拿還債人的資格來說話，他倒底欠你多少錢？

瑪麗 我看你這個窮家庭教師拿什麼錢來還我？

瑩仙 你不要以為有錢的人老是有錢，沒錢的人老是有沒錢。我再問你，他欠你多少

錢？

瑪麗 他欠我十萬二，我看你拿什麼來付我？

瑩仙 馬上就付給你，（她拿出支票，簽了一張丟在她的臉上）拿了去，快替我滾蛋！

（庭甫覺初爭着看支票，瑩仙大聲叫）拿了錢快替我都滾蛋去！

庭甫 華僑銀行的支票不會假的。

覺初 我們馬上去兌現去，看是不是好的。

瑪麗 錢拿到了，我們自然會走不用你來趕！

庭甫 歐陽小姐，對不起，我們有事先走了，再見。（歐陽不理，他們都由右門下。）

瑩仙（先轉身看憲南）陶先生，陶先生。

郁 二少爺，二少爺！

小英 爸爸，爸爸！

瑩仙 他還沒有完全醒，不要叫他，讓他養一養神。（轉向小英）小英你好麼？

小英（泣倒在她懷里）歐陽先生，你怎麼走了呢。我們想得好苦呀！

瑩仙 現在我不是回來了麼？（又轉身看憲南，聽他的心跳，面現憂慮）阿二，你趕快

去請醫生來看一看。郁老太太，你趕快到廚房里去看看，有牛奶最好，沒有牛奶薄粥

湯也好，趕快拿來給他喝一點。（郁老太太下。）

阿二 歐陽小姐，張大夫剛來過，他要到明天再來呢。

瑩仙 那末你就到鎖上去打電話，請他無論如何今天下午來一趟。

阿二 是，那末我就去。

憲南 喔，瑩仙，你回來罷，我要給人家逼死了。

（郁老太太上，她要說話，歐陽止住，拿過牛奶碗。）

瑩仙（低聲向郁老太太）不能再給他刺激，讓我一點一點給他知道。（假裝阿二聲

音）老爺喝一口牛奶。

憲南 牛奶，我不想喝。阿二，他們都走了麼？



瑩仙（裝阿二的聲音）走了。

憲南 走了也就算了，這班酒肉朋友，只可以同安樂，不可以共患難。他們看我失了勢，都反了臉了。唉，阿二，還是你好，你倒還忠心的服侍我。

瑩仙 是。老爺喝一口罷。

憲南 我告訴你不要喝，阿二，你倒是瞎關心。姑太太今天不是好回來了麼？

瑩仙 姑太太已經回來了。

憲南（驚）什麼？回來了，阿二，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在那兒？在那兒？

郁 我在這兒。

瑩仙 不但姑太太回來了，並且瑩仙也回來了。

憲南 什麼？什麼？你是誰？你是誰？

瑩仙 我就是瑩仙？

憲南（發抖）什麼？什麼？你就是瑩仙？

瑩仙 你聽不出我的聲音麼？

憲南（站起）什麼？什麼？我怎麼做起夢來了？我神經昏迷了麼？

瑩仙 你神經是昏迷過，但是你並不在做夢。

憲南 瑩仙，你在那兒？只有聲音麼？（他向前摸索）我看見，是誰在裝着你的聲

音？過來，過來，讓我摸一摸。

瑩仙（放下盤子，伸手拉他）我在這兒，我在這兒？

憲南 正是她的手，又小又嫩，又膩又滑。還有呢？（她摸着他的臂，頭頸，面，頭髮）

正是瑩仙，正是瑩仙的臉，正是瑩仙的頭髮，噯，噯——

瑩仙 陶先生，我真高興，又回到你這兒來了。

憲南 瑩仙，瑩仙，真是你麼？

瑩仙 我是瑩仙，我回到你身邊來了。

憲南 真的沒有做夢？真是活的瑩仙，沒有錯麼？

瑩仙 你摸摸我的身體，不是溫暖的麼，不是實實在在的麼？

憲南（現在才相信不是夢）噯，我的寶貝，我的心肝，我的生命，我想得你好苦呀！

我等了你好一個多月了。我真的突然會有這樣幸運麼？這恐怕還是一場夢，現在你在我身旁，說不定一下子又不見了。

瑩仙 你真的這樣想我麼？

憲南 真的想你，我天晚上做夢，夢見你在我的懷里，我抱着你好像我現在抱你一樣，但是夢一醒，空空的什麼都沒有。那時候我心里真覺得寂寞難過，失望，面前一片黑，我的靈魂又饑又渴，但是不准我吃一點兒喝一點兒，我的心饑餓得發痛，現在你還是夢，你會一下子又不見了，瑩仙，抱住我，慢一點去，瑩仙，瑩仙！

瑩仙 我不是緊緊的抱着你麼？現在的瑩仙不是夢了。

憲南 真的不是夢，真的瑩仙回來了？

瑩仙 真的。

憲南 讓我跪下來謝謝天，瑩仙，你到外面去，吃了很多的苦了罷。唉，你這倔強的脾氣，不聽我的解釋就跑了。

（郁老太太和阿二看到這里帶着小英由茅屋門下。）

瑩仙 這些過去的事不用再提了。

憲南 你只有五塊錢在身上就跑到毫不認識的社會上去，很可能餓死或是凍死！你吃苦了沒有？

瑩仙 這些我以後再告訴你，不過我現在有錢了。

憲南 你有錢了？

瑩仙 韋小姐的債我已經替你還了。

憲南 唉，你何必還她呢。這又是化的冤枉錢。瑩仙你那兒來的錢？

瑩仙 我叔叔死了，遺給我五十萬家私，我現在可以獨立了。

憲南 你可以獨立了？唔，很好，（不悅。）

瑩仙 你不高興麼？

憲南 沒有的事，你能在這兒住麼？你能留在這兒麼？

瑩仙 只要你願意。

憲南（快活之至）天啊，我願意，我當然願意，我要你留在我身旁，我要你讀書報給我聽，我要你帶我去散步，我要你陪我談天，我願意你做我的眼睛，做我的手。

瑩仙 我願意的。（憲南忽然憂愁起來）怎麼？你怎麼不開口了，你心里在想什麼？

憲南 說不定你在笑我太自私自利罷。

瑩仙 沒有的話。

憲南 我是太自私自利了，你是一位又漂亮又年青的小姑娘，怎麼可以犧牲你應得的幸福來陪伴我又老又醜的殘廢人，並且還說不定能活多久。

瑩仙 你的病我一定要替你醫好。我要服侍你，我要使你快樂！

憲南（微笑）你真好，你願意爲我而犧牲，可是我不能不考慮到你的將來。你不能時候我一輩子，你還年青，你應該嫁一個年青有爲的男人。

瑩仙 只要我願意，我願意侍候你一輩子。

憲南（覺得一陣心痛）我又頭暈了。（仰着頭喘氣。）

瑩仙（急）陶先生，陶先生。

憲南 瑩仙，我現在要活，我現在要活下去！

瑩仙（摸他的脈急得很）我也一定要你活！陶先生，你身體怎麼會衰敗到這般田地。

憲南 瑩仙，我等了 you 一個禮拜不來，等你兩個禮拜不來，我就開始不想再活下去。等一個月不來，我以爲你一定不在這個世界上了。我就抱定決心要死，我不想吃不想

喝我只是等死！現在你來了，我一定要活，我一定要活下去！

瑩仙（哭）噯，噯！我馬上去找醫生去。（欲行。）

憲南 不要緊，現在好一點了。你把牛奶給我喝一點。（喝牛奶）噯，好一點了。好像太陽也出來了。

瑩仙 你看得見麼？

憲南 看是看不見；不過心里覺得好過一點。

瑩仙 我扶你到里面去睡一會。

憲南 不，不，我不想睡，我坐在這里吸點新鮮空氣覺得很舒服。現在，你坐下來，（嚴肅地）我有幾個問題要問你，你這一個月怎麼過的？

瑩仙 我一直住在表兄家里。

憲南 你的表兄是不是當牧師的？

瑩仙 是的。

憲南 是不是我那天在門口碰到的那一位年青人？

瑩仙 是的。

憲南 他從前常常跟你通過信？

瑩仙 是的。

憲南 他好像很年輕。

瑩仙 他只有二十五歲。」

憲南 他個子很高，面貌很漂亮，舉止很大方，是麼？

瑩仙 是的。

憲南 他對你好麼？

瑩仙 很好。

憲南 唔，你喜歡他麼？

瑩仙 他人很好，我喜歡他。

憲南 「很好」你什麼意思？

瑩仙 他很正直，又克苦耐勞，又富於思想，志氣很高。

憲南 唔，學問好不好？

瑩仙 很好。

憲南 人能幹麼？

瑩仙 非常能幹。

憲南 唔，你喜歡他麼？

瑩仙 這個你問我兩遍了。

憲南 我再問你，你喜歡不喜歡他？

瑩仙 我喜歡他的。

憲南 唔，比之我這又醜陋又年大又殘廢的人，相差太遠了，是不是？

瑩仙 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

憲南 你們天天在一起？

瑩仙 是的。

憲南 他喜歡跟你談話麼？

瑩仙 喜歡的。

憲南 你說他有志氣，你什麼意思？

瑩仙 他立志要到中國西部偏僻地方去傳道，去宣揚他的愛的宗教。

憲南 他跟你說的？

瑩仙 唔。

憲南 他爲什麼要跟你講這個？

瑩仙 他要求我陪他到西康去。

憲南 他要求你陪他到西康去？

瑩仙 是的，她要求我嫁給他。

憲南 (驚得發抖) 他要求你嫁給他？

瑩仙 陶先生，你的手又發抖了。

憲南 他要求你嫁給他？

瑩仙 他很嚴重的要求過我。

憲南 唔（頓）瑩仙，你去罷。

瑩仙 你要我到那兒去？

憲南 你去嫁給你的表兄。

瑩仙 我爲什麼一定要嫁給他？

（金廣青由右門上，站在園里。）

瑩仙 （吃驚）表哥，你怎麼也趕了來？

廣青 我來找你回去。

憲南 誰呀？

瑩仙 是我表哥，金廣青先生。

憲南 很好，請坐。（拉手。）

廣青 不客氣（仍立）這位就是——

瑩仙 陶憲南先生。

廣青 原來就是陶先生，從前曾經在府上見過一次，現在完全不認得了。

憲南 殘廢的人連朋友都不認得了。

廣青 我非常同情陶先生。我知道陶先生從前是個精明強幹的人，現在少了兩個眼睛一

條臂膀，什麼事都不能做，真是非常可惜。



瑩仙 表哥，你趕到這兒來做什麼？

廣青 我來接你回去。

瑩仙 表哥，你到處釘着我，到底你要我怎麼樣？

廣青 你不是說要來看看陶先生，現在陶先生見過了，不是應該回去了麼？（看錶）時間還早，你再跟陶先生談一會也不妨。

瑩仙 表哥，我真不明白你爲什麼這樣逼着我，難道我自己一點自由都沒有麼？

廣青 我是你唯一的親戚，照管你是我的責任。

瑩仙 喔！（伏在桌上哭）你又要來打擾我的心。

廣青 表妹，我昨天告訴你我並不愛你，但是我今天發現我實在是很愛你；我並且知道你也相當的對我有好感。

瑩仙 表哥，表哥，我不愛你，我不愛你，你替我走！（下來推他出去。）

廣青 陶先生沒有下逐客令，你倒下去起逐客令來了。

瑩仙 我不准你再留在這兒，你一定替我走！

憲南 （侷促不安了好久）瑩仙，瑩仙。

瑩仙 我不准你來刺激他的神經，我也不准你來打擾我們的快樂。去，去，去！

憲南 瑩仙，你不能這樣對待你的表兄。金先生，你過來，我有話問你。

廣青 是，陶先生，請。

憲南 金先生，瑩仙在你府上打擾了一個月，我應該謝謝你。

廣青 我們是至親，說不上謝。

憲南 你們兩位在一起相處得很好？

廣青 非常好，我們兩個年齡上相差不遠，脾氣性情都很合得來。並且我最佩服她的克苦耐勞。

憲南 金先生，你愛她？

廣青 起先我向她求婚，倒不一定爲了愛，而是爲了我事業上需要這樣一個幫手；但是今天我發現我離開不了她，我心里實在很愛她！

憲南 很好。她愛不愛你呢？

瑩仙 我不愛他，我不愛他。

廣青 我是喜歡講老實話的，我表妹心里倒底怎麼想我不敢說，不過表妹說不定看了你這可憐的樣子，她不忍心說她不愛你了。

瑩仙 你滿口胡說，陶先生，你不要聽他的話。

憲南 瑩仙，金先生這句話的確是句老實話。這是你的終身大事。我愛你，但是因爲我愛你，我不能不想到你的將來。

（瑩仙哭出聲來。）

我知道你愛我，但是你要體貼我的心，你更不能不愛你自己。

(瑩仙更哭得響。)

瑩仙，你不要哭，我們不應該太重感情，對於這種事我們要理智些。你表兄很好，他年紀輕，志氣高，身體強壯，前途是無可限量，瑩仙，你應該去幫助他成功。瑩仙，瑩仙，你去罷。

瑩仙 (抱住憲南頭頸哭) 噯，噯！

憲南 你不要爲我難過，我已經是條破敗的船，不久就要沉下去了，我已經是根殘剩的蠟燭，不要等狂風來，也就快要熄滅了，你有無窮的希望在前面。只要你快活了，我就是死了也甘心了。(拉開她的手) 你跟表哥去罷。

廣青 陶先生替你考慮得非常週到，他顧到我們的將來願意犧牲他自己，陶先生，我非常欽佩你。表妹，我們現在可以走了。

瑩仙 (仰着頭哭) 你們兩個人都這樣逼我，不讓我有一點兒自由麼？

憲南 瑩仙，當然我決不願意逼你。不過——你爲什麼哭得那樣傷心？我知道你愛我，但我不能叫你來爲我這殘廢的人犧牲。瑩仙，你去罷。我希望你將來從西康回來，再來看我罷。

瑩仙 (哭泣) 噯，噯。

憲南 那個時候，我恐怕已經不在人世了。不過不要緊，我有這幾盆水仙花做我的安慰，你瞧，那細嫩の葉子和柔軟的花瓣，清香的氣息和潔白的花根，我的手摸到了就

好像看見瑩仙一樣。要是我能够活到明年冬天，我還可以看到新的水仙花生出來了。

瑩仙（哭泣）喔，喔。

廣青 表妹，我也絲毫沒有逼你的意思。現在我和陶先生中間，由你自己決定罷。

憲南（起立）金先生的話對的，你在我們兩個人中間，你自己挑選罷。

廣青 表妹，在這樣重要關頭，理智重於感情。

憲南 瑩仙，這是你的終身大事，要你仔細考慮才是。（瑩仙弄得毫無主意，先走向表兄，又走向憲南，又走向表兄，最後決定走向憲南，拉住憲南兩手，憲南震動得發抖，面上露出一絲笑容，廣青沮喪萬分。）

瑩仙 陶先生，我決定不跟表哥到西康去了。我要陪着你，我要幫助你，你現在需要我比以前更大了。

憲南 不能，不能，瑩仙，我不能讓你這樣爲我犧牲。

瑩仙 這不是犧牲，跟着愛情走的一條路不但不是犧牲，並且是最快樂的。

廣青 表妹，你將來要後悔的。

瑩仙 我決不後悔，表哥，很對不起你，不過你所需要的是一個能够幫着你的同志，我相信你一定很容找到一個替我的人，再見，表哥。（伸手。）

憲南 瑩仙，我不能讓你這樣做。瑩仙，你知道我的事業失敗了，我的產業都毀了。

瑩仙 那麼我可以更愛你一點，因爲人家不會說我爲了你的家產我才愛你的，從前你好

像是個慈善家賜幫助給我，現在可要反過來了，我是有了錢了，現在你不能不讓我幫助你了。

憲南 真的你這樣愛我麼？我現在再向你求婚，因為我的老婆已經燒死了，你肯不肯接受我的要求？

瑩仙 我馬上接受，你要我什麼時候結婚，我就什麼時候結婚。

憲南 瑩仙，我真有這樣幸福麼？

瑩仙 當然真的，我們一結了婚，我就送你到南方去養病，我們要去遊遍廣東廣西福建的名勝，我們要到出水仙花的漳州去，我們站在山上看山谷里成千成萬的水仙花，我們洗溫泉澡，我們吃新鮮的龍眼……

憲南 （喜不自勝）真的麼？

瑩仙 當然真的。我們還要到廣東廣西去，我們要在珠江里划船，要在桂林爬奇形怪狀的山，要到香港看海景。等到我們玩够了，我們就到南洋去做事，你去照管你的廠，我要去辦一個規模最大的華僑小學。

憲南 （興奮得面紅耳赤，突然心臟衰弱頭暈倒地）噫，我的頭又暈了，怎麼啦，我的背上發涼！（暈過去。）

瑩仙 陶先生，陶先生。（表哥也走近）表哥，請你去喊郁生，陶先生，啊呀，不好了。

（都老太太和小英上，大家叫喊了一陣無效，瑩仙哭。）

郁 二少爺醒過來了。

憲南 我恐怕活不久了，瑩仙，我怎麼對得起你。

瑩仙 （跪在旁邊）陶先生，我請求你馬上訂婚禮。

憲南 我想不必了。（搖頭。）

瑩仙 我生是你的人，死也是你的鬼。陶先生，這是我最後的一個要求。

憲南 瑩仙，你不要再爲我犧牲了。

瑩仙 你不答應，我馬上就自殺在你面前。

憲南 好，好，答應你，這就是我的婚戒，你拿去戴上。瑩仙，小英，我交託給你了。

瑩仙 憲南——我第一次稱你憲南，也是我最後一次稱你憲南——你身後的事情，一切由我代你辦，你放心好了。

憲南 我當然放心。不過我要請求你們兩位兩件事情。

廣青 陶先生，請吩咐。

憲南 瑩仙，你得答應我。

瑩仙 憲南，我一定答應你。

憲南 ，瑩仙，你表哥年輕有爲，將來一定可以替國家社會做一番大的事業，你得答應

我好好的幫助他。

瑩仙 我答應你。

憲南 金先生，你也得好好的替我照顧瑩仙。

廣青 陶先生請放心。

憲南 我還有一件事請求兩位替我辦到。

瑩仙 什麼事？

憲南 等我死了之後，在我坟墓的四週圍種滿了水——仙——花！（後仰氣絕。）

（瑩仙哭叫着，廣青低頭用手在頭胸部劃一個十字，幕亦漸下。）

——幕——

（全劇完）

水仙花

(全一冊)

版權  
所有

著者 顧仲彝

印刷者 光明書局

發行者 光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民國卅二年五月初版發行  
民國卅五年六月三版發行



